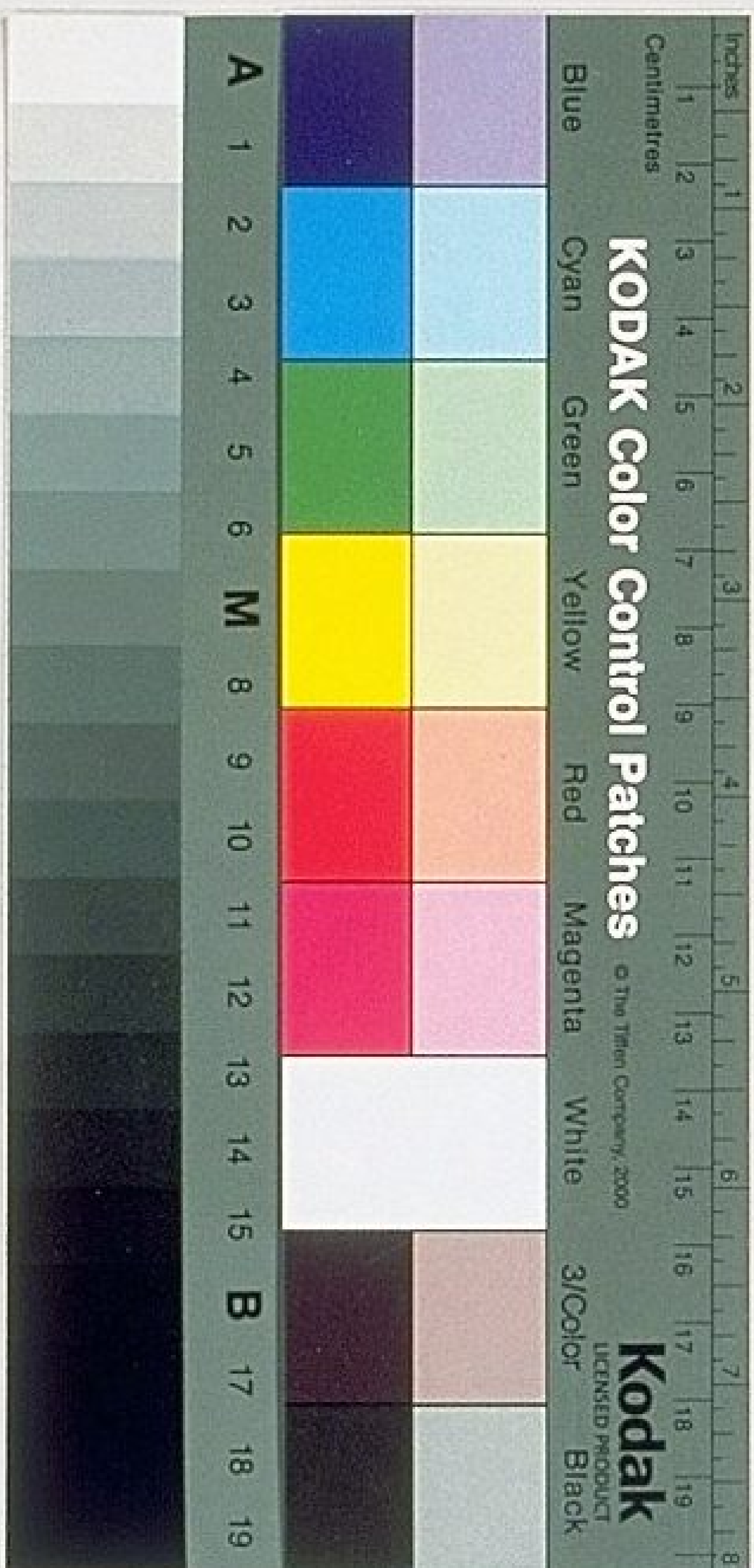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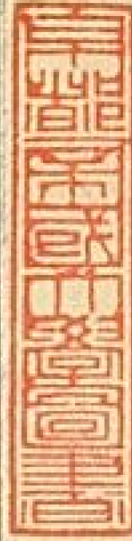
祖庭事苑 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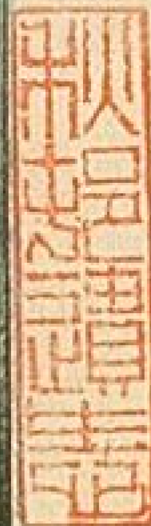
巳



祖庭事苑卷第五

睦庵　善卿　編正





懷禪師前録

師諱義懷温州樂清陳氏子世以漁爲業其母夢星殞于庭而光明滿室已而有娠及生尤多吉祥師幼隨父取魚得必請放因求出家父母聽之初禮郡僧爲師僧前一夕夢神人曰法王來也翌且獨師歸之僧深以爲異晩隷業都下景德寺天聖中業優得度師遇言法華於閬闠中言撫其背曰雲門臨濟初參金鑾善業縣省晩謁翠峰明覺因營衆務汲水擔忽墮地師豁然知歸由是名振叢林皆目之爲禪頭云師開堂演法凡九遷道場實明覺之法嗣後以疾遁居池州杉山庵雖體疲茶而誨人不倦時門人智才住杭之佛日迎師養疾一日才至蘇未還師遽令人促之比還師告之曰時至吾將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説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才曰

卯塔已成後有何事師堅起拳云只是者箇才進曰復有何事師乃彈指子三下才曰師可行矣遂推枕而逝俗壽七十二僧臘四十六時治平元年甲辰九月廿五日也十月葬于佛日山嗚呼師之去世而其道愈傳嗣子法孫皆奉優詔演唱都城天下禪流蟠蔡雲集至於王公大人執弟子之禮者多矣而雲門之道不墜尤盛於今日者師之有力焉崇寧中今　天子勅諡

振宗

大師

篋衍 上苦協切箱篋也下以淺切笥也

燕金 燕國產金故以名焉

趙璧 見祖英連城璧

捻出 當作拈奴兼切持也捻諸協切揑也非義也

一辦 見雜志

萬乘 孟子云方千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古之大國不過百里以百里賦千乘今言萬乘率千里之賦也又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地方百里伯七十里男子五十里是也

萬歲 呼萬歲自古至周未有此禮按春秋後語趙惠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遺王書願以十五城易之趙遣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見相如奉璧大喜左右呼萬歲又田單守即墨使老弱女子乘城上僞約降燕軍皆呼萬歲焉瑗之薛召諸民債者合券券既合瑗乃矯孟嘗君之命所債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皆呼萬歲至秦始皇殿上上壽群臣皆呼萬歲見優孟傳蓋七國之時衆所喜慶於君皆呼萬歲自漢已後臣下對見於君及拜恩慶賀以爲常制又謂山呼者漢武帝至中嶽翌日親登崇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盛聞呼萬歲者三山呼萬歲者自漢武始也瑗音院

賽 當作簺說文行棊相塞謂之簺先代切賽報也非義

膱脂 當作豕脂以帽似之言不潔也

楅臭 當作鶻臭以衫似鶻之腥也楅脉病非義也

入鄽 正作廛直連切市廛

宇宙 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

似吹 尺偽切萬籟聲也

檀越 檀那此云施者越謂度越彼岸

額上珠 涅槃經云譬如王家有大力士其人眉間有金剛珠與餘力士角力相撲而彼力士以頭觝觸其額上珠尋沒膚中都不自知是珠所在其處有瘡即命良醫欲自療治時有明醫善知方藥即知是瘡因珠入體是珠入皮即便停住是時良醫尋問力士卿額上珠爲何所在力士驚答大師醫王我額上珠乃無去耶憂愁啼哭

是時良醫慰喩力士汝今不應生大愁苦汝因闘時寶珠入體今在皮裏影現於外汝曹闘時嗔恚毒盛珠陷入體故不自知時力士不信醫言汝今云何欺誑於我時醫執鏡以照其面珠在鏡中明了顯現力士見已心懐驚怪生奇特想善男子一切衆生亦復如是不能親近善知識故雖有佛性皆不能見而爲貪婬瞋恚愚癡之所覆蔽故墮地獄畜生餓鬼

衣中寶 法華云譬如有人至親友家醉酒而臥是時親友官事當行以無價寶珠繫其衣裏與之而去其人醉臥都不覺知起已游行到於它國爲衣食故勤力求索甚大艱難若少有所得便以爲足於後親友會遇見之作如是言咄哉丈夫何爲衣食乃至如是我昔欲令汝得安樂五欲自恣於其年日月以無價寶珠繫汝衣裏

眩目 上音縣目無常主也

觀世間 楞嚴文殊偈云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虚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

孫賓 按本傳孫賓孫武子後善兵法設滅竈之術敗龐涓於馬陵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今禪家流謂設鋪市上不知於何而得是說學者詳焉賓因臏其足故更名焉臏眦忍功去膝蓋刑名

閻王殺父 涅槃云阿闍世王其性弊惡喜行殺戮純以惡人而爲眷屬父王無辜横加害逆因害父已心生悔熱身諸瓔珞伎樂不御心悔熱故徧體生瘡其瘡臭穢不可附近尋自念言我今此身已受花報地獄果報將近不遠乃至求佛悔過

善星 見證道歌

竛竮 上郎丁切下溥經切行不正貌

舉揚般若 今以提唱宗乘謂之舉揚般若可乎曰不可也涅般會中紙云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不聞吾有摩訶般若付囑迦葉也梵語般若此云智慧若是智慧自合付囑舍利弗而不當付囑迦葉然般若大經凡六百卷不聞授記一聲聞人有佛性義先聖爲諸衆生說修多羅九部之法及四諦十二因緣復恐一聞於耳染汙心田故以般若之經蕩除諸法故云前所說法皆爲戲論且吾祖教外別傳之道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得謂之般若乎幸願同志參究是說使宗乘不昧於今時以爲後世學者之法而又不以人廢言可也

仰山三然燈 見曹山録非仰山語也山云謂然燈前有二種一未知有同於類血之乳一知有猶如意未萌時始得本物此名然燈前一種知有往來言語聲色是非亦不屬正照用亦不得記同類血之乳是漏失邊事此名然燈直是三際事盡表裏情忘得無間斷此始得名正然燈乃云得記

魚

鴈 魚鴈謂音書也唐李季蘭詩云尺素如殘雪結爲雙鯉魚欲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西漢漢使謂單于曰天子於上林射得鴈鴈足有蘇武繫書由是單于不敢欺漢使者

無邊身 釋迦譜云無邊身菩薩以丈六之杖量佛佛常出杖餘至梵天亦爾

九州 冀兗青徐楊荊豫梁雍

戲論 般若云聖義諦中無分別無戲論一切音聲名字路絶

駝藥 當作馱負

壁觀胡僧 達摩爲法西來未逢嗣子面壁冷坐者九載傳心繼祖者一人繇是隻履西歸道傳東土當是時皆謂之壁觀婆羅門然先聖出處宜非淺識者所知今有學其道者亦從其說何背馳倒置之甚然祖師面壁緣乎未見其人近世往往指爲接人時節豈不厚誣祖師邪

三皇塚上 說者指習聞人事欲以成褫前語即三皇之說未見所出當云楚王塚上草離離事見祖英甌人

蓊鬱 上音翁草木盛貌

鼓鞴 鼓動也鞴皮拜切韋囊吹火也

規繩 權輿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是爲五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其式見律歷志

冪 莫狄切覆也

唳鶴 鶴頓由其聲出矣故以鶴鳴爲唳

賺舉 賺當作詀直陷切被誑也賺市物失實非義

三疑 我聞一唱頓息三疑一疑阿難轉身成佛二疑他方佛來三疑世尊再起說法一唱謂如是我聞也

屏跡 上音餅蔽也

法輪 正理論云如世間輪有轂輞入支聖道似彼名輪正見正思惟正勤正念似輻正語正業正命似轂正定似輞故也

娑婆 此云苦忍

雞足守衣 時大迦葉波入王舍城最後乞食於食已未久登雞足山山有三峰如仰雞足迦葉入中結加趺坐作誠言曰願我此身并衲鉢杖久住不壞乃至經於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慈氏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時施作佛事發此願已尋般涅槃時彼三峯便合成一掩蔽迦葉儼然而住及慈氏佛出現世時將無量人天至此山上告諸衆曰汝等欲見是釋迦牟尼佛社多德弟子迦葉波否咸曰欲見時佛即以右手均雞足山頂應時峯坼還爲三分時迦葉波將衲鉢杖從中而出上升虛空無量天人覩斯神變歎未曾有其心調柔慈氏世尊如應說法皆得見諦

女媧補天 淮南子云共工氏兵強凶暴而與堯帝爭功戰

敗力窮乃以頭觸不周山而死天柱爲之折女媧煉五色石而補天故東傾而水流又列子云陰陽失度二辰盈縮名缺不必形虧名補女媧煉五行五常之精以調和陰陽晷度順序不同氣質相補

金峯窠 撫州金峯和上拈起枕子云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峯道不是僧云未審和上喚作甚麽師拈起枕子僧云恁麽則依而行之師云你喚作甚麽僧云枕子師云落在金峯窠裏

桎梏 上之日切在足曰桎下古沃切在手曰梏桎梏紂所作

一揆 求癸切度也

梅林止渴 魏武帝與軍士失道大渴而無水遂令曰前有梅林結子甘酸可以止渴士卒聞之口中水出遂得及前源

蘺 音離蘺蘺輕細貌

打春牛 立春日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晩立春早則策牛人近前立春晩則人在後所以示人之早晩也

單于 上音禪單于虜語此言廣大也虜人謂撑犁孤塗單于撑犁此言天孤塗此言子謂天子廣大也撑丈庚切

金牙作 唐尉遲傳無金牙事蓋出於俚語

蹊徑 胡雞切徑路曰蹊

嚲袖 丁可切垂下也

王孫公子 王孫王者之裔公子公侯貴人之子

嚬呻 敵䜌自在無畏

狼煙 西漢注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槹頭兜零以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以狼糞積之寇至即然以望其煙蓋很糞爲煙煙氣直上雖風吹不斜故也其煙曰燧晝則舉燧夜則舉烽

夤沿 上翼眞切連也下當作緣連緣沿流也非義

祖送 西漢注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黄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後人以爲行神

刜鐘 上音弗斷也

琗璨 琗正作璀七罪切下七旦切璀璨玉光也

赤眉 王恭新室赤眉力子都樊崇以飢饉相聚起於琅邪轉抄掠衆皆萬數以朱塗眉爲號故曰赤眉

和南 寄歸傳云梵語訛略正云畔睇此言致敬

金剛座陷 菩提樹垣疊塼高峻極固東西長南北稍狹正門東對尼連禪河正中有金剛座賢劫初成與天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之中下極金輪上齊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賢劫千佛皆就座成道降魔一二百年來衆生薄福往菩提樹不見金剛座佛涅槃後諸國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向而坐相傳此菩薩身沒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邊菩薩已沒至胷其菩提樹即畢鉢羅樹

佛在時高數百尺比頻為惡王誅伐今可五丈餘佛坐其下成無上覺因謂之菩提樹樹莖黄白枝葉清潤秋冬不凋唯至如來涅槃日其葉頓落經宿還生如本

錢塘

昔郡議曹華倍義立此塘以防海水遂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譎不復取遂棄土石而去塘以之成也見東漢書

単傳

傳法諸祖初以三藏教乘兼行後達磨祖師單傳心印破執顯宗所謂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不立文字失意者多往往謂屏去文字以默坐為禪斯實吾門之啞羊爾且萬法紛然何止文字不立者哉殊不知道循通也豈拘執於一隅故即文字而文字不可得文字既爾餘法亦然所以為見性成佛也豈待遺而後已予嘗覧新金山或曰十篇其八或曰人心本質皆住其自性柰何奔走道路遺漉淳風且吾聖人之道自無上乘中不立一塵一名至於有法過於涅槃亦說如幻如夢故蕭梁之世有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貴在從其要也今之知識唇默斯道乃互立事迹得不增其迂僻而不乖濫者哉曰子之所議志在匹夫而不害聖人之行事也且古之人君而有天下皆當觀民而設教化欲使民不濫吾聖人之道豈不然乎豈獨志子不言而為無為者邪子豈不聞始皇坑儒焚書欲我黔黎歸于淳素民至于今咸稱無道予當飲我昌言無以覆車同轍也夫為天下之宗匠者事欲光大吾道廠有百家蹊徑無所不學苟不然者凡外堂入室而四方學者雲萃戶庭機鋒並進則將何以頓挫既亡精辨玉石胡分紊亂是非不能排擯夫是則非為異人不服抑亦將吾道之墜地也

定光招手

智者顗禪師年十五時禮佛像恍然如夢見大山臨海際峰頂有僧招手接入一伽藍汝當居此汝當終此天台佛隴有定光禪師先居此峯謂弟子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爾智者至光曰還憶疇昔舉手招引時否

菴摩勒

此言難分別以此果似柰非柰故以為名彼國或名王樹謂在王城種也

金雞

人間本無金雞之名以應天上金雞星故也天上金雞鳴則人間亦鳴見記室新書

阿逸多

此云無能勝彌勒姓也

香嚴拄杖

溈山寄拄杖與香嚴嚴乃橫按膝上云蒼天蒼天院主問尊上寄物至為甚麼哭蒼天嚴云不見道冬行春令

籌室

西竺第四祖優婆毱多傳法化導得度者甚衆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一長者子名曰香至出家悟道因更易名曰

提多迦者即五祖也 **⿰鳥咸⿰鳥咸** 正作鵮古闇切 **七處九會** 佛說華嚴一菩提場中二普光明殿三忉利天

官四夜摩天五兜率天六他化自在天七重會普光明殿八重會普光明殿九給孤獨園 **六和** 一身和共住二口和無諍三意和同

事四戒和同修五見和同解六利和同均 **九流** 一曰儒流謂順陰陽陳敎化述唐虞之政宗仲尼之道也二曰道流謂守弱自卑陳

堯舜揖讓之德明南面爲政之術奉易之謙也三曰陰陽流謂順天曆象敬授民時也四曰法流謂明賞救法以助禮制也五曰名流謂正名別位

言順事成也六曰墨流謂清廟宗祀養老施恵也七曰縱横流謂受命使平專對權事也八曰雜流謂兼儒墨之詮含名法之訓知國大體事無不

貫也九曰農流謂勸屬耕桑備陳食貨也 **虹虹** 上音洪下音降螮蝀也 **謫仙挐月** 李白字太白十

歲通詩書既長隱泯山州擧有道不應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詔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

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猶與酒徒醉于市帝坐沈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

右以水頮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

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

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傲放不自修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

游四方嘗乗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代

宗立以左拾遺召白已卒年六十餘或言挐月沈江未見所出頮音誨洗面也沮在呂切止也 **劫初鈴子** 寶積經云

善順菩薩得劫初時閻浮金鈴於四衢中高聲唱言此舍衞中誰最貧窮

當以此鈴而施與時有耆舊最勝長者我於此城最爲貧窮可施於我菩

薩云汝非貧者有波斯匿王最爲貧者即往至彼王所前白王言我於此

城得劫初時閻浮金鈴有最貧者而施與之城中最貧無過王者今賫此

鈴願以相奉復說偈言若人多貪求積財無猒足如是狂亂者名爲最貧

人王聞斯語內懷慚愧仁者汝雖善勸我猶未信爲汝自說爲有證平荅

曰汝不聞耶如來至眞等正覺當證大王是貧窮人王言我願相與往見

如來於是善順菩薩說偈邀請如來從地涌出爾時世尊告言大王當知

或有於法善順貧窮王當富貴或有於法王爲貧窮善順富貴所以者何

身登王位於世自在王爲富貴善順貧窮勤捨梵行樂捨尸羅善順富貴

王為
貧窮 **女人定** 諸佛要集經文殊尸利欲見佛集不能得到諸佛各還
本處文殊尸利到諸佛集處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三
昧文殊尸利入禮佛足已白佛言云何此女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
文殊尸利汝覺此女人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尸利即彈指覺之而
不可覺以大聲喚亦不可覺捉手牽亦不可覺又以神足動三千大千世
界猶亦不覺文殊尸利白佛言我不令覺是時佛放大光明照下方世界
是中有一菩薩名棄諸蓋即時從下方來到佛所頭面禮足一面而立佛
告棄諸蓋菩薩汝覺此女人即時彈指此女從三昧起文殊尸利白佛以
何因緣我動三千大千世界不能令此女起棄諸蓋菩薩一彈指便從三
昧起佛告文殊尸利汝因此女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女人因棄
諸蓋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故汝不能令覺○頌
家謂綱明菩薩乃傳燈録所載未詳據何經論撿藏乗不見所出 **想變**
體殊 想當作相形相也所以對情智也想變甚無謂華嚴疏主云衆
生包性德而為體依智海以為源但相變體殊情生智隔
軒轅鏡 書傳無聞蓋相
承而為此説 **驪龍** 郎奚切黒
色龍也 **編** **竹籜** 當作
班竹

柄班竹舜二妃堯之二女也曰南湘夫人
二女啼以涕揮竹竹盡斑見張華博物志 **蚩尤** 史記蚩尤作亂不用
帝命於是黄帝乃徴
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遵軒
轅為天子用鏡照蚩尤而殺之事出不經蚩亦之切涿音卓 **季札** 史
記
延陵季子出聘過徐徐君慕季子劒季子心許之及回徐君已亡因挂寳
劒於墓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季子曰不然吾心許之豈以死背吾心
哉 **南柯** 東平淳于棼呉楚游俠之士恃酒不撿家住郡東有大槐樹
枝葉扶疎棼嘗與酒徒婆娑其下一日過飲致疾扶歸卧于
東序之下夢中忽然見二紫衣使者跪曰槐安國王遣臣奉迎棼不覺
下榻入門見左右車馬侍從數人皆盛飾扶棼登車出戸指古穴而去忽
見山川境物與人世不殊可十里有都城左右傳呼甚嚴次入大城門門
樓榜曰大槐安國俄有一騎傳曰王以駙馬遠到令館于東華宮頃爾間
又見一門洞啓棼降而入環睨堂宇金碧彩錯往來遊翫者皆以淳于郎
為戲語棼會故人周弁田子華方叙舊闊遽聞呼相至棼降階而揖相曰
賢者不以弊國而來國内寡君欲要賢者託以姻婭棼曰賤迹陋薄豈有
是望相因請行數歩間至殿堂唯居一人素服華冠儼若王者之尊左右

令芬拜王曰奉令尊之命欲一小女配君子芬未知所對但俯伏而已王曰卿可且回館舍芬沈思父昔在日作邊臣陷虜中徃徃與虜交和而有是事邪未幾羊鴈之幣咸備左右嬪從或稱華陽姑青溪女上仙子下仙子羣步躞蹀彩錯玲瓏數里間撤幔去扇見一女号金枝公主容貌姣好芬交之頗甚歡娛王一日謂芬曰吾南柯郡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典之可與小女同行遂敕有司備行具甚盛行至城門榜曰南柯郡芬典之二十餘年芬妻遘疾旬日而死謚順義公主葬于國東盤龍崗王謂芬曰卿辭家曰久可歸芬曰家即此矣又何所歸乎王笑曰卿本人間族非此也芬似稍有悟王令左右送至門外自西階見已卧于東序之下芬甚驚怪使者呼芬姓名數呼芬方大覺因出戶尋槐樹下穴芬指曰此即夢中所經遂令僕荷斧斷擁腫斫查櫱尋究穴下可袤丈尺有大穴爽垲洞然可容一榻有積壤如臺榭群蟻輔之此即蟻王槐安國之都又一穴有一腐龜殼大如斗有小墳高尺餘即芬葬妻之墓芬追前事感嘆無已見靈怪集姣音爻

嗚呼 西漢注嗚呼或作於戲或作烏虖或為呼者義皆同蓋嘆聲也俗之讀者隨字而別文曲為解釋云有吉凶善惡之殊是不通其大旨也義例具詩及尚書不可一一徧舉之

斷金 張歆與管寧為友二人鉏園見金一挺寧遂揮鉏與歆歆而去尋有採薪人見之為蛇因而斫為二段歆與寧復來見之乃金也

芥城 智度論如經有一比丘向佛言幾許名劫佛言我雖能說汝不能知當以譬喻可解有方百由旬城滿芥子有長壽人過百歲持一芥子去芥子都盡劫猶未盡

拂石 見雪竇頌古

修羅酒 舊翻無酒謂採四天下花於海釀酒不成故言無酒或云非天此神果報最勝鄰次諸天而非天故言非天也

○懷禪師後録

璇璣 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璇美玉也旋轉而衡平以玉為璣衡謂渾天儀也

紅塵 塵本紅以言其染也

犂奴 音黎牛駁文也

法幢 喻菩薩人高出建立見者歸向降伏魔軍自無怖畏如世幢幟

鴻門 項羽與沛公為鴻門之會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屛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門外事急直撞入立帳下沛公如

厠走還霸上　**繽紛** 上匹賓切繽坋交雜也　**金鎚** 見祖英上　**方便** 演義云方謂方法便謂便宜
不怕 當作不泊音薄止也　**皷䁯** 上或作皷都搕切下充之切目汁凝也　**埻埻** 蒲沒切起也　**金**
鏁難 智度論云譬在囹圄桎梏所拘雖復蒙赦更繫金鏁巽人爲愛繫如在囹圄雖得出家更著禁戒如繫金鏁　**砐峇**
當作岌峇上逆及切下魚合切危也　**忘羊** 忘當作亡莊子臧與穀牧羊而俱亡羊問臧何爲挾筴讀書問穀何事博塞以遊亦亡其
羊二人者業雖不同其於亡羊也　**天得一** 見老子昔之得一章說曰一之爲一无乎不徧无乎不在最爲奧密難言　**無**
邊刹境 見長者合論序　**彌綸** 循纏裹也言周市包裹見漢書拾遺　**問訊** 訊亦猶問古之重語
也　**烋烋** 與赫同呼格切火赤貌　**身現圓月** 龍樹大士既受大法眼藏桑游化至南天竺國先是
其國之人好修福業洎大士至說正法要乃遞相謂曰唯此與福最爲勝
事佛性之說何可見邪大士即語之曰汝衆欲見佛性必除我慢乃可至
之其人曰佛性大小曰非小非大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其人聞
大士所說臻理皆願學其法大士即於座上化其身如一月輪時衆雖聞
說法而無覩其形適有長者之子曰迦那提婆在彼人之中視之獨能契
悟遽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非我等能辨提婆曰此蓋大士示現以表佛
性欲我等詳之爾夫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語方已而
輪相忽隱大士復儼然處其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
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見正宗記　**世諦** 涅槃云如出世人所知者第一義諦世間人知者名爲世諦諦以審實爲義　**相**
治 音持理也　**妖孽** 上於喬切下魚列切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　**築長**
城 秦始滅六國一統天下有童子云亡秦者胡也乃遣太子扶蘇將軍蒙恬領兵役萬姓築萬里長城以防胡始皇崩丞相李斯乃立少子
胡亥爲二世皇帝帝用佞臣趙高譖殺李斯不修國政天下乃亂秦遂滅見春秋後語　**客拈拄杖** 叢林商量尊宿
凡過別院陞堂不當便拈拄杖謂之不知賓主此皆世諦臆論豈爲見道
之高識且夫寶座一登道無先後杖拂應用蓋對時機何賓主之間然而

妨道用愚嘗讀天衣至淨慈陞座首拈柱杖卓一下然後稱提亦豈曰賓主不分者乎

那蘭陀 此云施無厭其地本菴沒羅長者園五百商人以十億金買以施佛佛於此處三月説法商人多有證果之者又曰菴沒羅園有池池中有龍名施無厭寺近彼池故以名焉

靈龜曳尾 凡龜之行常曳尾以掃其迹而尾迹猶存莊子所謂吾將曳尾於塗中

殿後 都殿切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

蚌鷸 趙伐燕蘇代説趙曰臣適遇小水蚌出暴而鷸啄其肉蚌合夾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不捨漁父併擒之燕趙相支秦為漁父矣

相馳 當作相掎掎執持也馳走也非義

漚和 梵云漚和俱舍羅此言方便

灰池玉管 截竹為管謂之律置之密室以葭莩為灰以實其端其月氣至則飛灰而管空見蔡邕月令章句云

曄曄 筠輒切光也

斅 胡教切學也

全威 如大師子殺香象時皆盡其力殺兎亦爾不生輕想諸佛如來亦復如是為諸菩薩及一闡提演説法時功用無二見涅槃經

池陽問

常啼賣心 般若三百九十八云爾時常啼往東方求法涌菩薩求學般若當以何物而為供養然我貧匱無有花香上妙供具我今應自賣身以求價直持用供養遂入市肆中高聲唱言我今自賣誰欲買人時天帝釋言我當試之化為婆羅門身詣常啼所言汝今何縁憂愁不樂答言我今貧乏無諸財寳愛重法故欲自賣身徧此城中無相問者曰我於今者正欲祠天不用人身但須人血人髓人心頗能賣否曰仁所買者我悉能賣即伸右手執取利刀刺已左臂令出其血復割右髀皮肉置地破骨出髓復趣牆邊欲剖心出天帝復形以至平復如本智論問常啼賣身與它誰買此物往供養答捨身即是大供養去住無在有人言是人賣身取財因入供養我為供養故賣身為奴又人言爾時世好人皆如法雖自賣身主必聽供養而還然觀二縁乃與問意不相違背

鑰 與闢同音藥闢下牡也

汗馬 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國得汗血馬名蒲捎漢武作天馬之歌馬出汗即有功勞故云汗馬

藏機 經律異相云有嚬人鬼捉得一人其人多

智日方欲出謂鬼曰問君一義我死無恨鬼曰請言曰君何以面白背黑
曰我鬼性畏日也其人聞之往日而走鬼畏日故更不能獲其人得脱因
說偈言勤學第一道勤問第十
方道逢羅刹難昔險向太陽
禹帝 見祖英 上大禹 巨靈 見雪竇 須古 蜀
魄 即杜宇也華陽國志云鳥有名杜宇者其大如鵲其聲哀而吻有血
土人云春至則鳴聞其初聲者則有別離之苦人皆惡聞之又成都
記曰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至今蜀人將農者必先祀
杜主時荊州人鼈靈死其尸泝流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帝帝因以爲
相號曰開明會巫山壅江人遭洪水開明爲鑿通流有大功望帝 鵽
因以位禪焉後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杜宇一名杜鵑亦曰子規 鳭
上都括切鵽鳩鳥名大如鴿無後趾下陟交切鳭鷯
黃也好剖葦皮食其中蟲或音刀非也鷯女女切
通達佛道
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向維摩詰言菩薩云何通達佛道維摩詰言若菩薩
行於非道是爲通達佛道又問云何菩薩行於非道答曰若菩薩行五無
間而無惱恚至于
地獄而無罪垢
色見聲求 金剛般若偈曰若以色見我以音
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鵞王別乳 正法念經云譬如水乳同置一器鵞王飲之但飲其
乳汁其水猶存出曜經云昔有人多捕群鶴孚乳滋
長展轉相生其數無限養鶴之法以水和乳乃得飲之鶴之常法當飲之
時鼻孔出氣吹水兩避純飲其乳又律陀羅白燈光王曰我愚世事長項
白鶴以水和乳令飲但飲其乳唯有水存王曰此事實否答言王當自驗
王令鶴飲果如所言王曰此有何緣答曰鳥口性醋若飲乳時遂便成酪
致令
水在
困魚止箔 箔簾也寶藏論曰夫進道之由中有萬途困魚
止箔病鳥栖蘆說者曰此舉事以況漸言學者
進悟之由也途道也即八萬四千之法門隨機各解如困魚
止小箔病鳥栖蘆叢雖各得所安俱未至於大海深林也
一宿祖
闗 永嘉玄覺因習天台止觀內心明靜求證於曹溪大祖祖方踞坐丈
室師振錫遶座三帀卓然於前祖曰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
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
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方具威儀參禮畢辭還
永嘉祖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雖知非動曰仁者自生
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

別亦非意祖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世謂之一宿覺

威音王佛 禪宗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今宗匠引經所以明道非循蹟也且威音王佛已前蓋明實際理地威音已後即佛事門中此借喩以顯道庶知不從人得後人謂音王實有此緣蓋由看閲乘教之不審各本師承沿襲而為此言今觀威王之問豈不然乎

泥犁 此言寄係又云閉城有罪者乘中陰身入此城又曰捺落迦此言無間多是造作無間之業來生此中或義翻地獄是也

調達 梵云調達或云提婆達多或云提婆達兜此並翻天熱以其生時人天心皆忽驚熱故因為名或翻為天授報恩經四云提婆達多於無量劫常欲毀害世尊已至成佛出佛身血生入地獄爾時世尊即遣阿難往地獄問訊苦可忍否受敕即往獄門問牛頭阿傍言為我喚提婆達多汝喚何佛提婆達多阿難言我喚釋迦佛提婆達多時阿傍即語提婆達多言阿難在外欲得相見提婆達多言善來阿難如來猶能憐愍於我邪阿難言如來遣問訊苦痛可堪忍否提婆達多言我處阿鼻地獄猶如比丘入三禪樂智論八問初禪二禪亦有受樂何以但言第三禪荅樂有上中下下者初禪中者二禪上者三禪初禪有二種樂根喜根五識相應樂根意識相應喜根二禪中意識相應喜根三禪中意識相應樂根五識不能分別不知名字相眼識生如彈指頃意識已生以是故五識相應樂根不能滿足樂意識相應樂根能滿足樂過是三禪更無樂以是故言猶如比丘入三禪樂

半滿 涅槃八云半字義者皆是煩惱言說之根本故名半字滿字者乃是一切善法言說之根本也譬如世間為惡之者名為半人修善者名為滿人故西秦曇無讖三藏依涅槃此經以了義大乘為滿字教不了義小乘為半字教立半滿之教曇無讖始也

秀能 慧能居於雙峯曹侯溪神秀棲于江陵當陽山同傳五祖之法盛行天下並德行相高於是道與南北能為南宗秀為北宗以居處稱之也

雕砂 有西蜀首座遊方至白馬舉華嚴教問曰一塵含法界時如何白馬曰如鳥二翼如車二輪座曰將謂禪門別有奇特元來不出教意乃還里中尋嚮夾山會禪師道化遂遣弟子持前語問之山曰雕砂無鏤玉之談結草乖道人之思弟子回舉似其師乃伏膺禪道參問玄旨

一鎚便成 鎚當作椎雪峰問投子云一椎便成時如何子云不是性燥漢峯云不假一椎時如何子云不快漆桶○智覺心賦云如王索一椎之器言下全通注云王索寶器須是一椎

便成第二第三皆不中進此喩一言之下便契無生不須再問便落陰界

不壞四禪 阿毗曇論云初禪内有不定想有覺有觀熾然似火焚燒法體外有不定想爲火所燒二禪内有不定想喜受似水外有不定想爲水所漬三禪内有不定想猶風有出入息外有不定想便爲風所動四禪中内無不定想不爲外法所攝已得念護除内不定想

比干相公 史記王子比干紂之親戚也以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比干王子也爲殷少師令言相公誤矣然相國丞相皆秦官丞承也相助也掌承天子助理萬機而服以金印紫綬

智爲雜毒 語出寶藏論雜毒者取相分別名爲雜毒如雜毒食有所得者無有回向何以故是有所得皆是雜毒見小品般若

九曲珠 世傳孔子厄於陳穿九曲珠遇桑間女子授之以訣云密爾思之思之密爾孔子遂曉乃以絲繫螘引之以蜜而穿之故今問云蜜螘絲之也然未詳所出事雖闕疑問實有由今多舉其緣遂録之云

九天雲路 古詩云九天雲路早須尋莫使蹉跎歲月深謝氏有才憐白髮顔生無意戀黃金九天者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浩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其説見淮南子

龍門 見拈古

長劍 見祖英

俠客 俠音叶俠之言俠也以權力俠輔人也荀悦云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史云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

北俱盧 或云北單越鬱單越正云鬱怛羅究瑠此云高上作謂四天下中北餘三洲最高最上最勝國土城邑四事所須宛同諸天毗婆沙論云北俱盧洲無有佛法亦不得戒以福報障故亦愚癡故也

善星 見證道謌

罾 作滕切罾進也進水取魚具也

罩 陟教切竹籠捕魚器

網 與网同庖犧所結繩以漁

釣 音弔鉤魚也釣有小大勺取焉

墨子 墨子見素絲歎曰染蒼則蒼染黃則黃五入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愼乎國亦有染舜染許由湯染伊尹桀染子辛紂染惡來先王正道規矩有常苟生穿鑿則岐路競起故知漸染之易性

也

揚朱 楊朱泣岐路曰謂其可以南可以北

水逆流 兜率宮中時諸園内有八色瑠璃渠一一渠有五百億寶珠而用合成一一渠有八味水八色具足其水上涌遊梁棟間見上生經

劫灰 漢武穿昆明池池底得黒灰帝問于東方朔朔云不委可問西域道人後竺法蘭既至衆人追以問之蘭曰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前漢永待三年穿昆明方朔已指西域道人故知佛法其來久矣至後漢明帝永平十年法蘭來遂決前疑語非摩騰問者之誤

垂絲 華亭船子和上夾山初往參問師曰座主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似師曰不似又似箇甚麼山曰目前無一法可似師曰何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笑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曰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師以篙撞在水中因而大悟乃云竿頭絲綫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五刑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刻其顙而湼之曰墨截鼻曰劓刖足曰剕宮淫刑也男割其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劓魚器切剕符沸切

打文殊 打文殊多傳是無著者誤矣按清涼傳無著事凡數條唯無此緣因營粥見文殊者乃是解脱禪師也詳見雲門録下

文殊起佛見 見桑泉集

般若一念 仁王護國經云一切法皆如也諸佛法僧如亦也聖智現前最初一念具足八萬四千波羅蜜多

摩竭 此云大身般若論云昔有商人入海見一白山有三日出水入赤海船師曰此摩竭魚也白山身也兩眼如日與日為三也水入其中如赤海也應高聲念佛商人命侶共舉佛聲魚即隱也以魚昔為比丘破戒為魚心尚慈故

正受三昧 華嚴經云有勝三昧名方網菩薩住此廣開示一切方中普現身乃至善女身中入正定善男身中從定出善男身中入正定比丘尼身從定出○三昧者三之曰正昧之曰定亦云正受謂正定不亂能受諸法憶持棟擇故名正受亦云等持為正定能發生正慧等持諸法是故名之為等持

牛頭坐石 見祖英下虎馴

葛陂 費長房汝南人嘗為市掾市中遇壺公斷青竹偽為長房縊死於家遂同入深山學道不成而長房辭歸公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長房即以杖投陂顧視即龍也公嘗為作符主地上鬼神後失其符為衆鬼所殺見東漢方術傳

我

國晏然 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麽處來曰南嶽來山云何處去曰江陵受戒去山云受戒圖箇甚麽曰圖免生死曰有一人不受戒亦免生死汝還知否曰恁麽則佛戒何用山曰猶挂脣齒在便召維那云者跛脚沙彌不任僧務安排向後庵著山謂道吾雲巖曰適來一箇沙彌却有來由道吾曰也須勘過始得山乃再問曰見說長安甚鬧曰我國晏然山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曰總不與麽山曰大有人不與麽不得曰不道他無只是不肯承當

上決浮雲 莊子說劒云天子之劒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絶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

九鼎 左氏云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類合志云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為陰鼎以雄金為陽鼎鼎中水常滿以占氣之休否當夏桀之世鼎水忽自沸煎及傳周周末九鼎咸震能應亡滅之兆也

楊子曰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庢音旨致也郟鄏上古洽切下音辱郟鄏今河南

藏山 莊子大宗師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

於屋 當作於室見成玄英疏

扣冰 王祥母思魚食冬求之冰合祥剖冰開感雙鯉出又王延後母敎延求魚不得杖之血流延叩頭於冰而哭有一魚躍長五尺

泣竹 孟宗後母好筍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慟哭筍為之出並見孝子傳

三塗 四解脫經以三塗對三毒一火塗瞋忿二刀塗慳貪三血塗愚癡西域記曰儒書春秋有三塗危險之處借此名也塗道也謂惡道也

七淨花 維摩詰經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布以七淨花浴於無垢人七淨者一淨戒二淨定三淨見四度疑淨五道非道淨六行淨七智淨

七擒縱 蜀志諸葛武侯至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只如此即定易勝耳武侯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武侯使遣獲獲止不去曰公

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繁興大用 繁興大用起必全眞萬象紛然參而不雜見金師子篇 初下

壇 薩婆多云新受戒入與佛戒齊德也 優塡雕像 釋提桓因請佛忉利爲母說法請三月夏安居如來欲
生人渴仰不肯侍者不言而去時舍衛國波斯匿王及拘翼國優塡王至
阿難所問佛何在阿難荅言我亦不知二王思覩如來遂生身疾乃請尊
者沒特迦羅子以神通力接工人上宮親觀妙相雕刻栴檀
如來自天宮還也刻檀之像起迎世尊世尊慰曰教化勞邪 不輕 法華
經威音王如來滅度巳像法中有一菩薩比丘名曰不輕是比丘凡有
所見皆悉禮拜贊嘆而作是言我深敬汝等不敢輕慢所以者何汝等皆
行菩薩道當得作佛四衆之中有生嗔恚心不淨者惡口罵詈言是無智
比丘從何所來自言我不敢輕汝而與我等授記當得作佛我等不用如
是虛妄授記如此經歷多年常被罵詈不生嗔恚常作是言汝當作佛說
是語時衆人或以杖木瓦石而打擲之避走遠住猶高聲唱言我不敢輕
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香如須彌 爾時世尊初年月八日入大宗靜妙三摩地身諸毛孔放大光明普照十方恒

沙國土時無色界雨諸香花香如須彌花如車輪如雲而下見新譯仁王般若經 淚如車軸 時世尊巳入般涅槃
四天王天與諸天衆悲哀流淚各辦無數香花投如來前悲哀
供養五天如是倍勝於前色界無色界諸天亦如是倍勝於前 窮諸
玄辯 德山廣錄云師長講金剛經聞南方禪宗大興將疏鈔卷衣南游見龍潭發明心地翌日擧疏鈔出衆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
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 枯桑海水 樂府古辭飲馬長城行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
自媚誰肯相爲言選注云知謂豈知也枯桑無枝葉則不知天風海水不
凝凍則不知天寒以喻婦人在家不知夫之信息也亦喻食祿之士各自
保巳不能薦賢又白氏金針云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謂隱
不之一字也如詩云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言不可也摻音杉 天地
合德 易文言 伏羲 羲當作犧案帝王世紀云大皡帝包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燧人之世有大人跡出於雷澤華
胥履之而生包犧長於成紀蛇身人首有德取犧牲以充包廚故號曰包
犧氏後世音謬故或謂之伏犧或謂虙犧一号皇雄氏在位一百一十年

包犧氏沒女媧氏立爲女皇亦風姓也犧純色也牛羊豕爲牲故曰犧牲

末造 當作末畫

八卦 謂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以象天地水火風雷山澤之八物

夢覺般若 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行六波羅蜜有益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須菩提報舍利弗晝日行六波羅蜜有益夢中亦應有益見大般若第三十三帙覺音敎

十科 贊寧僧錄撰宋高僧傳其後序略云爲僧不應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所謂十科者一譯經二解義三習禪四明律五護法六感通七遺身八讀誦九興福十雜科然唐續高僧傳及宋傳皆以達摩大師而下所傳如來心宗正法之人預習禪之科蓋不參此道不知此宗妄立此意殊不知習禪者正四禪八定所證而有大小不同且非釋迦將化專付迦葉屬以相繼而不絶至於廿八祖達摩大師之正法眼藏也是知作高僧傳之妄明矣或曰若是禪宗不預於十科豈不徒勞於事佛乎曰吾宗門正統其釋迦如來之遠裔何事之有而傳燈廣燈續燈相繼之不絶者豈不然乎

傅大士 雙林傳云善慧大士受武帝請於重雲殿講三慧般若王公貴人或見大士坐不正問曰何不正坐答曰正人無正性側人無側心

爐韛 當

南山道宣律師撰

良醫 善慧大士始漉魚於稽停塘遇胡僧嵩頭陀於魚所語大士以我昔與汝於毗婆尸佛前發誓願度衆生今兠率宮房舍見在何時當還猶漁於此乎大士瞪目而已頭陀曰汝旣不憶且臨水自觀汝形影何如大士從之乃見水中圓光寶蓋滿身因而即悟盡弃魚具而獨心喜謂頭陀曰炉鞴之所多乎鈍鐵良醫門下足於病人當度衆生爲急有何暇思天宮之樂乎

千鈞 規倫切三十斤爲一鈞

金翅 梵云迦樓羅揭路荼此言金翅其軀甚大兩翅展時相去三百三十六萬里以龍爲食日噉五百居鐵义大樹住妙高下層若飛翠時非須彌不住非鐵圍不居

日月不到 龍濟頌云心明諸法朗性昧衆縁昏日月不到處特地好乾坤

打破鏡 僧問靈雲混沌未分時如何師云露柱懷胎僧云分後如何云如片雲點太清僧云只如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對僧云恁麼則含生不來也師亦不對僧云直得純清絶點時如何師云猶是眞常流注僧云如何是眞常流注師云似鏡常明僧云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僧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打破鏡來與汝相見

獬豸 堯時瑞獸也形似牛一角佞臣入朝即以角觸之說文云古者決訟令觸

不直或云雄曰獬雌曰豸形同而難辨今問意正謂此矣詳此問端出於洞山新豐吟獬豸同欄辨者嗤薰蕕共處須分都

猶豫

爾雅曰猶獸名形如麐善登木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今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也麐音凡

翠竹黃花 道生法師說無情亦有佛性尸云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世少信者謂無佛語所證法師乃端坐十年待經而證後三藏帶涅槃後分經至果有斯說法師覽畢塵尾墜地隱几入滅又禪客問南陽國師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人有信否意旨如何師曰此盡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愛皆與大乘了義經意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衆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翠竹不出法界豈非法身乎又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花既不越色豈非般若乎又大珠和上云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喫筍應總喫法身邪

廣額 涅槃經云波羅奈國有屠兒名曰廣額於日日中殺無量羊見舍利弗即受八戒經一日夜以是因緣命終得北方天王毗沙門子又迦葉言拘尸那城有旃陀羅名曰歡喜佛記此人由一發心當於此界千佛數中速成無上正眞之道以何等故如來不記舍利弗目揵連等速成佛道佛言善男子或有聲聞緣覺菩薩作誓願言我當久久護持正法然後乃成無上佛道以發願速故與速記詳觀此經即無我是千佛之語恐傳言誤耳

抵鵲 音紙側手擊之曰抵桓寬鹽鐵論云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崐山之傍以玉璞抵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而明盛德也珥音餌飾也

相如 見祖英上連城璧

金鑠難 見本錄

分半座 雜阿含四十一云尊者迦葉長須髮著弊衲衣來詣佛所爾時世尊無數大衆圍繞說法時諸比丘起輕慢心言此何等比丘衣服麤陋無有容儀伴伴而來爾時世尊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告摩訶迦葉善來迦葉於此半坐我今竟知誰先出家汝邪我邪彼諸比丘心生恐怖身毛皆竪並相謂言奇哉尊者迦葉大德大力大師弟子請以半座爾時迦葉合掌白佛佛是我師我是弟子佛告迦葉如是如是我為大師汝是弟子今且坐隨其

所安迦葉此云飲光以身光隱伏諸天故

六合 莊子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鶖子 維摩詰室有一天女現身散花供養說無导辯時舍利弗言汝何以不轉女身天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人為正問否舍利弗言不也幻無定相當何所轉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荅言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為女身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說一切諸法非男非女即時天女還攝神力舍利弗身還復如故舍利弗此云鶖鷺子以其母眼如鶖鷺因母得名故曰鶖鷺子

七大性 謂地水火風空覺識也一地性麤為大地細為微塵更析鄰虛即實空性二水性不定流息無恒三火性無我寄於諸緣四風性無體動靜不常五空性無形因色顯發六覺見無知因色空有七識性無源因於六種根塵妄出佛言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此七大性清淨本然周徧法界見楞嚴第三

三獸 一兎二馬三象兎之渡水趣自渡耳馬雖著猛猶不知水之深淺白象之渡盡其源底聲聞緣覺其猶兎馬雖渡生死不達法本菩薩大乘譬如白象解暢三界十二緣起了之本無一切救護莫不蒙濟見智論

天鼓 諸佛境界三昧經云三十三天善法堂前有妙法鼓諸天帝釋著欲樂時其鼓自然有聲說無常法若修羅欲至即報宼來

聞釵釧 若有菩薩自言戒淨雖不與彼女人身合嘲調戲笑於壁障外遙聞女人瓔珞環釧種種諸聲心生愛著如是菩薩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汙辱梵行不得名為淨戒具足見涅槃

祖庭事苑卷五

祖庭事苑卷第六

睦庵　善卿　編正

風穴衆吼集 風穴在汝州昭禪師居焉因處得名其穴夏則風出寒則風入有寒過者莘子卬千地

師諱 師諱延昭見傳燈廣燈作延沼又宅本作延照非也 **聯綿** 上力延切聯綿不絕貌 **祖胤** 下羊晉切繼嗣也

派渺 上匹賣切分流也下綿沼切渺瀰水貌 **千潯** 當作千尋六尺曰尋潯水涯非義 **轟** 呼宏切群車聲

售用 當作受用受相付也一曰承也承受以為用售音授賣不去手也非義 **先賢付囑** 臨濟與黃蘗栽杉次蘗云深山裏栽許多樹作麼濟云與後人作古記乃將鍬拍地兩下蘗拈起拄杖云汝喫我棒了也濟作噓噓聲蘗云吾宗到

汝此記方出潙山舉問仰山且道黄蘗後語但囑臨濟爲復別有意旨仰云亦囑臨濟亦記向後潙云作麼生仰云一人指南呉越令行南塔云獨坐震威此記方出又云若遇大風此記亦出見傳燈

覬 几利切覬覦希望也

見前 音現顯也

滯殼 殼當作穀偱物在穀而未出

迷封 封執也言執事而不脫迷也

吒呀 上知加切叱怒也下虚牙切唅呀張口貌也

鳳翅 施智切翅翼也

頳面 上匹米切傾頭也

輥 古本切轂齊等也

挨 乙諧切推也

讃底沙 本生經云過去久遠有佛名曰底沙時有二菩薩一名釋迦二名彌勒是佛觀見釋迦心未成熟而諸弟子心皆純熟如是思惟一人之心易可速化衆人之心難可疾治即上雪山入寶窟中入大禪定時釋迦菩薩作外道仙人上山採藥見底沙佛見已歡喜心生敬信翹一脚立叉手向佛一心而觀目未曾瞬七日七夜以一偈讃佛曰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界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於是超越九劫於九十一劫得阿耨菩提

軒轅 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神農世衰蚩尤爲暴軒轅與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時播百穀有土徳之瑞故號黄帝

圜天 一本作圓天

羑里 音酉獄名也在蕩陰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徳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説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譖莊蔭切毀也閎音宏莘音詵嬖音壁

矛盾 上莫浮切或矛長二丈下食尹切兵器可蔽身昔有賣矛盾者讐言其功言盾則矛刺不入言矛則能穿千盾或云買汝矛穿汝盾如何彼無辭矣

圜山 當作爲山譬之爲一簣之山而欲登九仞取一捻土而欲墜千鈞不其難乎

戳瞎 敕角切刺也

九五 易之乾卦爻辭也九五飛龍在天即大人有爲造物之時也故以即帝位者謂之登九五焉

見大蟲 見祖英玄沙猛虎

干木文侯 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從者曰君何軾之乎文侯曰此非干木之閭乎吾聞干木不肯以身易寡人寡人何敢不敬干木廣於徳寡人廣於地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地不如徳財不如義寡人當以師禮事之何況敬乎文侯

見叚干木立拱而敬言及見翟黃據胡牀而與之語翟黃不悅文侯曰干木官之則不顧祿之則不受今子官之則上卿祿之則千鍾又責吾禮翟黃大慚拜謝而出見魏國史

龍蛇陣 六韜五陣武王問太公曰青龍之軍以何先後曰角爲陷尾爲翼又孫子善用兵者言陳如常山虵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心則首尾俱至西漢注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爲名而音變耳字則作陳更無別體而末代學者輒改其字旁从車作陳非經史之本文

老倒 當作潦倒潦老之貌也

稚子 與穉同幼禾也直利切

杖林山 西域記云昔摩竭陀國有婆羅門聞釋迦佛身長丈六常懷疑惑未之信也乃以丈六竹杖欲量佛身恒於杖端出過丈六如是增高莫能窮實遂投杖而去因植根焉今竹材脩茂被山滿谷也

無著問 見雪竇頌古文殊對談

迄 許訖切至

野盤 方言草宿也

寱語 正作寱音藝睡語也

婆孽愛 未詳

大昴 天文志云昴畢閒爲天街昴旄頭胡星也

周天 本作同天

騎牛穿市 三齊略記云齊桓公夜出迎客有箒戚者騎牛疾擊其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值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世說云晉王愷字君夫有牛名曰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與石崇出游日晩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愷牛絕走不能及箒戚事著相牛經矸音岸骭下患切

鶴九皐 詩鶴鳴九皐聲聞于野箋云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

翥翼 上章恕切飛舉也

馬千里 騏驥驊騮日行千里

布鼓 見祖英布鼓雷門

藏身吞炭 史記預讓義士也先仕晉卿范中行後被智伯滅之讓轉仕智伯智伯被趙襄子所滅讓逃之山澤易姓變名作犯刑罪人入襄子宮塗檞圂廁挾匕首伺襄子而欲殺之襄子如廁心不安搜廁見讓在廁穴中左右請殺之襄子不許歎曰彼義士也放令去吾謹避之讓免死復逃山澤漆身爲厲吞炭變聲潛竊還家妻子不識唯友人識之其友人勸曰何不轉事襄子幸得近殺之曰事人而殺之是教後世之臣懷二心以事君不可也其後襄子出遊預讓伏橋下待之行未及橋而襄子馬驚襄子曰得無預讓乎使人搜之果得讓於是襄子呼而語曰子先事范中行而智伯滅之子

不為報讎而委質而事之今智伯死獨求報之深何也讓曰臣先事范中行中行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禮我我以國士報之襄子嘆曰子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赦子義亦足矣無自為計焉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以義死為君前赦臣之罪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臣死無愧恨襄子義之乃解衣而授讓奮劍三踊而擊之歎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天塹 七艷切塹遶城水也

欃槍 上楚御切下初庚切天文志云欃槍棓彗其殃凶飢暴疾又漢書音義曰妖星曰孛星彗星長星亦曰欃槍絶跡而去曰飛星光跡相連曰流星棓彗音棒衛

智積 妙經見寶塔品爾時四衆見大寶塔從地涌出住在空中爾時佛告大衆說此寶塔中有如來全身號多寶佛衆皆願見佛以右指開七寶塔出大音聲如關鑰衆皆見之時多寶世尊所從菩薩名曰智積

天王 今有狀毗沙門天王像必右手擎寶塔然它經無所出而風穴正用此縁也予嘗讀賛寧僧史云唐天寶元年西蕃五國來寇安西二月十一日奏請兵解援發師萬里累月方到近臣奏且詔不空三藏入内持念玄宗秉香炉不空誦仁王護國陀羅尼方二七遍帝忽見神人可五百員帶甲荷戈在殿前帝問不空對曰此毗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心往救安西也其年四月奏二月十一日巳時後城東北三十里雲霧冥晦中有神可長丈餘皆被金甲至酉時鼓角大鳴地動山搖經二日蕃寇奔潰斯須城樓上有光明天王現形謹圖様隨表進呈因勅諸道州府於西北隅各置天王形像於佛寺亦勅別院安置蓋當時所現之像手擎浮圖今相習盡塑於州邑之城上或伽藍營壘之間是也

長嘯 蘇弔切吹聲也成子安嘯賦曰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

鵞護雪 大莊嚴論昔有比丘乞食至穿珠家穿摩尼珠次比丘衣赤映珠色紅時彼珠師入舍取食忽有一鵞即便呑之珠師尋即覓珠不知所在語比丘言得我珠耶比丘恐殺鵞取珠即説偈言我今為它命身分受苦惱更無餘方便唯以命代彼雖聞此語即便繫縛撾打以繩急絞口鼻盡皆血出彼鵞即來食血珠師瞋忿即打鵞死比丘乃説偈言我受諸苦惱望使此鵞活我今命未絶鵞在我先死珠師曰鵞今於汝竟是何親比丘具説聞鵞腹得珠珠師擧聲號哭汝護鵞命使我造此非法之事雪言鵞色也此製句之倒爾

蠟人冰 蠟當作臘謂年

臘也按增輝記臘接也謂新故之交接俗謂臘之明日為初歲也蓋臘盡而歲來故釋式以解制受臘之日謂之法歲是矣天竺以臘人為驗者且其人臘有長幼又驗其行有染淨言臘人冰者是言其行之冰潔也今衆中妄謂西天立制唯觀蠟人之冰融然後知其行之染淨佛經無文律範無制未詳得是說於何邪今此集以臘為蠟深誤後人良可歎也

遠使 見洞庭録鎚斧

振奮 音糞振也从大佳在田上此其象也振奮古之重語

一宿懷胎 漢高祖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姓劉氏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大公往視則見蛟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黒子媼烏老切娠音身

一鏃 歸宗頌云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可憐大丈夫先天為心祖

羅越 越當作閼羅閼西竺城名分別功徳論所謂羅閼城東山即須菩提把衲之處學唐歩亦借燕學趙歩意也

十度發言 雲居膺示衆曰知有底人終不取次十度擬發言九度却休去為甚如此恐怕無利益若是體得底人心如臘月扇子口邊直得白醭生不是休強為任運如此

前殿横

戟 或者多引唐太宗故事語言多無典據誠取笑識者謹録唐太宗帝紀云高祖義旗初建立長子建成為皇太子時太宗功業日盛高祖私許立為太子建成密知之乃與齊王元吉潛謀作亂因引太宗入宮夜燕欲行酖毒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很狽扶還西宮高祖幸第問疾因敕更勿夜聚因謂太宗曰發迹晉陽剋平宇内是汝大功欲升儲位汝固讓不受以成汝美志建成自立東宮多歴年所今復不忍奪之觀汝兄弟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競汝還行臺居於洛陽將行建成密令數人上封事於是遂停是後日夜連結後宮譖訴愈切高祖惑之九年突厥犯邊詔元吉率師拒之元吉因兵集將與建成克期舉事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尉遅敬徳日夜固爭曰事急矣若不行權道社稷必危今大王臨機不斷坐受屠戮於義何成太宗然其計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因自陳曰臣於兄弟無絲毫所負今欲殺臣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高祖省之愕然曰明日當勘問汝宜早參四日太宗將左右九人至玄武門自召高祖已召勒岐窮覈建成元吉覺變即回馬將歸太宗隨而呼之元吉馬上張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應弦而斃元吉中流矢而走尉遅敬徳殺之甲子立太宗為皇太子八月詔傳位于皇太

子尊高祖為太上皇檟戟謂太宗也
披袞謂神堯也語雖不類意或似之

乘槎 見祖英上靈槎槎水中浮木鉏加切

干將 干將呉人也與歐冶子同師闔閭使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鏌邪鏌邪干將妻名干將作劍金鐵之精未肯流夫妻乃剪髮斷指投之鑪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鏌邪而作漫理干將而匿其陽出其陰獻之闔閭見呉越春秋

太阿 見洞庭録

蛆兒 且余切蝿也

金剛 梵云拔折羅此云金剛出七金山内近妙高山金剛樹節如鈽竹無物不壞

羺羊 當作羺羊般若論云涅槃佛性理如金剛無物不壞唯羺羊角壞之如其佛性唯一闡提不可壞也

花冠 花冠額謂花萎也天人五衰一曰衣裳垢膩二曰頭上花萎三曰身體臭穢四曰腋下汗出五曰不樂本座

眸眨 上莫浮切目瞳子也下側夾切目動也天日本不瞬目動即衰也

嵩少 嵩高總名也其山東為太室西為少室故曰二室五嶽之中也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是也

汝海 昔汝水平川為海禹鑿龍門導之今遂為郡邑

戴席帽 猢猻帶席帽不是作詩人見新金山胡陽集如楊脩見幼婦一覽便知妙朧月羅蔔頭文入答裏去皆金山語也

紫陵 山名也在郢之京山縣

白雪樓 在郢之西城之上始於宋玉對楚襄王謂陽春白雪和之者寡因以名焉玉郢人也為楚襄王之大夫屈原之弟子也

塔印 當作搭印都合切打也

蛙步騾涯 蛙當作洼謂馬出於渥洼水也漢武帝時有暴利長於渥洼水旁見群野馬中有奇者來飲此水因作土人持勒靽於水旁馬習以為常遂以人代持勒靽收得其馬献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渥洼水出風穴所謂騾者以良馬與清水而交騾卧於泥沙之中是其意也今録謂蛙者蝦蟆也豈能為馬步而騾卧邪騾張扇切

大舞 先王之制舞也文以羽籥武以干戚武之小舞則干而無戚也文之小舞則干而無籥也用羽籥干戚者文武之大舞也籥音藥如笛三孔而短于眉也戚戍也

隼旟 周禮州里建旟隼旟謂剥鷙鳥皮毛置之竿頭漢書音義云畫鳥隼曰旟畫龜蛇曰旐隼旟音荀余

敲楗椎 楗巨寒切椎音地此龖聲鳴智論云摩訶迦葉世尊滅後作大神通往須彌頂而說偈言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說是偈已即擊撾銅楗椎楗椎之中而傳

比偈聲徧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其數四百九十有九悉入王舍城賓鉢巖窟爾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當自念言我事如來亦無毀犯自爲有漏不及衆數思惟是巳曉夜經行明相出時身體疲極亞卧之次頭未至枕得證阿羅漢果心生歡喜即往巖中擊其石門爾時迦葉問是何人敲我此戸答言是佛侍者比丘阿難曰汝漏未盡不得入來阿難白我巳證無漏迦葉曰汝既證無漏當現神變以遣衆疑爾時阿難即騁神通從戸鑰入得在衆會足數五百賓鉢亦云畢鉢具云畢鉢羅此言高顕

遷破 當作揍千候切捕也遷初救切倅也非義

穿耳客 謂達摩祖師也然穿耳非佛制稱之蓋表梵人之相

刻舟入 見雲門錄下

和盲悖詐 和盲當作和盲悖詐當作悖揉悖亂也揉暗取物也悖揉亦方言謂揉揉見遠浮山九帶

耶舍 雜阿含曰王阿育作八萬四千金銀琉璃頗棃篋盛佛舍利又作八萬四千寶鉼以盛此篋使諸鬼神各持舍利供養之具敕諸鬼神言於閻浮提至於海際城邑聚落滿一億家者為世尊立舍利塔時巳連弗邑有上座名曰耶舍王詣彼所白上座曰我欲一日之中立八萬四千佛塔徧閻浮提意願如是上座曰善哉大王剋後十五日月食時令此閻浮提起諸佛塔如是乃至一日之中立八萬四千塔世間民人興慶無量耶舍此言譽又云名稱

掌侍 當作掌廋見宅本

盲龜 見雲門錄上

出袖 當作出就雪竇漈泉解之甚詳達觀寧作四藏鋒頌因錄以證之云其一就事藏鋒事獨全不於理上取言詮金鱗若不吞香餌擺尾搖頭戲碧川其二就理藏鋒理最微豈從事上立毫釐新羅鷂子飛天外肯攔林中死雀兒其三入就藏鋒理事該碧潭飃起動風雷禹門三月桃花浪戴角擎頭免曝腮其四出就藏鋒事理亡長天赫白更無妨雷公電毋分明說霹靂聲中石火光

閩珠 未詳

理素琴 大方便報恩經善友太子出城觀看見其耕桑殺戮之事世間衣食自活造諸惡本心不可忍悲涙滿目於是入海採摩尼珠以濟衆生其弟惡友亦願隨往善友太子與弟同往以慈心福德力至龍王居所王出奉迎太子說法示教利喜王曰遠屈途步欲須何物太子曰今欲從王乞左耳中如意摩尼寶珠王言當以奉給時善友即持寶珠還閻浮提時弟惡友心生嫉妬其兄眠卧即起求二乾竹刺兄兩目奪珠而去時善友喚其弟言此有賊刺我兩目持寶珠去而惡友不應兄便懊惱我弟惡友爲賊

所殺如是高聲經又不應爾時樹神即發聲言汝弟惡友是汝惡賊善友
聞已悵然歎氣後遇牧牛人歸家供養經于一月其家厭患遂白主人我
今欲去汝若愛我為我作一鳴琴送我著多人處主人即
遂其意太子善巧彈琴其音和雅悅可衆心悉得充足

舸 古我切楚以大舩曰舸

張行滿 寶林傳六祖大師將欲入滅乃謂衆曰吾沒後當有人竊取吾首聽吾記云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
柳為官門人慮之預以鐵葉固護師頸至開元間夜半聞塔中拽鐵聲衆
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事聞有司縣令楊洸刺史
柳無忝於石角村捕得之因劾問乃謂吏曰姓張氏名行滿汝州梁縣人
受洪州開元寺新羅僧金大悲錢廿千欲取祖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
之因知祖讖之驗遂
赦張氏而加敬写

疊閭 當作疊閭見釐燈疊閭連里言其多也疊許覲切非義

智囊 張行
蒲汝海人汝入多變故命變人為智囊校史記
秦樗里子變而多智時人號為智囊樗抽居切

禪子詽 詽當作問見宅本

三緘 家語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
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

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
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
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
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
子曰小人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識音志予嘗讀傳燈有僧亡名所撰息心銘文
勢擬此而作也然金人之緘於口而亡名
之緘緘於心其理頗勝學者宜覽觀焉

梅柳 赴春闈之特非人姓也

遞 特討切更易也

朕兆 朕當从目作眹丈忍切目眹也朕直稔切我也非義

通玄箭 雜譬喩經云昔有一人用三錢
布施乞求三願一者將來得作國王二者解衆生語三者多諸智慧其人
命終生庶人家形色端正王慕為左右此人投慕得侍王側見鸞在巢仰
看而笑王問何笑答曰鸞言我得龍王女髮長十丈喚伴看之王曰審爾
者好無爾者殺遣看即得王欲取龍女為婦語小兒曰汝解鳥語必應多
策給汝食糧覓此女人得者重報若不得殺汝及家口小兒冒死向東海
邊見二人共諍隱形帽履水靴殺活杖小兒曰何須紛紜我放一箭君二

人逐之先前得者與二種物答曰善遂引弓放箭二人爭走小兒取帽著靴捉杖直入海中至龍所脱帽令龍女見女人多欲遂與小兒持一餅金還至外國其王遣迎救女獨入女便前進小兒著隱形帽隨女而入女見王醜以金擲王額破命終小兒脱帽共女上殿高聲唱言我應為王女為王后霸王天下

三屍鬼 三尸非佛經所出應機對問未免隨俗亦一期之言然所謂三尸者出道家守庚申事見酉陽録今據譬喻經失姦鬼者正指海邊二鬼也今言三尸蓋風穴屬類之失如五頂雙骿之類是也

隨緣不變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出生天竺少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通解經論應秦僧智嚴之請來長安從羅什之游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郷五舶俱發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僧䂮道恒等咸謂顯異惑衆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賢曰我身隨緣去流甚易遂與弟子慧觀等別長安東適神志從容初無異色東林慧遠久服風名傾蓋若舊乃請出禪數諸經因盤桓廬阜蓋隨緣而住也䂮音略

炙輠 胡瓦切轂頭轉貌炙脂輠也

扈澗 上音戶夏后同姓所封戰於甘者在鄠有扈谷甘亭鄠音戶

搤軼 於兩切頸軛也軛音怛柔革也

刷黄犍 上數滑切刷也下居言切犗牛也犗音戒

目瞪 丈證切直視貌

口呿 丘伽切張口貌

殢 當作泥乃計切滯也殢音第極也非義

常用 當作當體見廣燈

賞勞 郎到切尉也

自恣 十誦律云好惡相教以三語自恣鈔云九旬之內人多迷己不自見過理宜仰憑清衆垂慈垂誨縱宣己罪恣僧舉過內彰無私隱外顯有毀疵身口託於它人故曰自恣三語者謂見聞疑

香芻 根本百一羯磨云受隨意比丘應行生茅與僧伽為座諸比丘並於草上坐又因果經云一切如來成無上道以草為座故吉祥童子施軟草於世尊隨意即自恣也

金錫 根本雜事云比丘乞食深入長者房遂招譏謗比丘白佛佛云可作聲警覺彼即呵呵作聲喧鬧復招譏毀佛制不聽遂拳打門家人怪問何故打破我門默爾無對佛言應作錫杖茲蒭不解佛言杖頭安鐶圓如醆口安小鐶子搖動作聲而為警覺動可二三無人問時即須行去

措口 音醋置也

劒梁 當作劒良

膊 當作髆音博肩甲也

鑊頭邊 佛日行脚時到夾山夾山一日普請次維那命日送槃日云其

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那云和上令請上座曰云和上即得曰乃將茶去
作務處見大山遂撼茶梚作聲山不顧曰云醸茶三五梚意在钁頭邊山
云鉼有傾茶勢藍中幾箇甌曰云鉼有傾茶勢藍中無一甌便傾茶大衆
俱以目視之曰云大衆鶴望乞師一言山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藍子
盛將來曰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
山召大衆已有人也歸去來乃住普請

東堂 晉郤詵遂遷雍州刺史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
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百舉賢良對策爲天下
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之

亡羊 見懷禪師後録

千猱 當作獿奴刀切惡犬長毛也猱獲也非義

啀 音崖犬鬪貌

毗耶城 見雪竇頌古室

望龍袾
叢林引唐太宗還魂事以傳諸學者然意或似之而唐帝紀不載此蓋風
次信之於鄽談作此句語殊不稽也如華嶽三峯坐朝不問等語亦爾

前來事 一本作前來使

景影 律云量影集衆知時之法凡有七種集法一量影二破竹作聲三作煙四吹視
五打鼓六打揵椎七唱時到量影者以一丈木至日
中竪之記其影以量之計天寸定時影之短長也

尼乾 梵語此言不繫謂無
所繫著也

地獄應收 應收當作難收見它本

鬪勝 東漢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嶽諸山道士褚
善信等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因朝集可以表抗
之遂上表乞比較優劣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
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各賷靈寶眞文等五百
九卷於東壇茅成子老子等二百三十五卷置中壇帝御行殿在寺南門
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以柴荻和沉檀爲炬泣曰今胡
神亂夏人主信邪以火取驗得辨眞偽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灰燼
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映蔽日光摩騰法師涌身高飛坐臥空中廣現
神變又說出家功徳其福最高司空劉峻與諸官士庶千餘人出家道士
呂惠通等六百廿人出家見漢法本
內傳澄墨望清皆處也經傳無文

百體汗流 當作霡霂汗流見傳燈

袈裟蓋面 大集地藏十輪經云過去有國名般遮羅王號勝軍統領
彼國時彼有一大山丘壙所名竭藍婆甚可怖畏藥叉羅
剎多住其中若有人者心驚毛竪時國有人罪應合死王敕典獄繫縛五
處送竭藍婆大丘壙所令諸惡鬼食噉其身罪人聞已爲護命故即剃須

髮求覓迦沙遇得一片自繫其頸時典獄者如王所敕送至壙中至於夜
分有大羅刹母名刀劍眼與五千眷屬來入冢間罪人遥見身心驚悚時
羅刹母見有此人被縛五處剃除須髮片赤迦沙繫其頸下即便右遶尊
重頂禮合掌恭敬而說頌言人自可安慰我終不害汝見剃髮染衣令我
憶念佛謁丘竭切 伯樂 李伯樂字孫陽善相馬行至虞之山坂有鹽車亦至有一龍馬而人不識用駕鹽車遥見伯樂乃嘶伯樂
以坐下馬易之日行千里 白牛無角 謂馬也普曜經云時淨居天王及欲界諸天充滿虛空即共同聲白太子言內
外眷屬悉皆昏卧今者正是出家之時爾時太子即往車匿所以天力故
車匿自覺而語之言汝可與我牽揵陟來車匿聞已舉身戰怖云何於此
後夜之中而忽索馬欲何所之太子言我欲為一切衆生降伏煩惱結賊
故汝不應違我於是諸天捧馬四足并接車匿釋提桓因執蓋隨從至彼跋
伽仙人苦行林中即便下馬遣車匿而還 嚬蹙 上當作顰音頻顰亦蹙也下子六切通促也 卞和 見祖英上 無
為 華嚴疏主云為作也作即生滅寂寞沖虛湛然常住無彼造作故名無為又瑜伽云無生滅不繫屬因緣是名無為又智論云無得故名
曰無為又淨名云不墮數故 甃土 當作鍮亩也甃龍也 王子寶刀 涅槃云譬如二人共為親友一
者王子一是貧賤如是二人互相往返是時貧子見是王子有一好刀淨
妙第一心中貪著王子後時捉持是刀逃至他國於是貧人後於他家寄
卧止宿即於眼中寱語刀刀傍人聞已收至王所時王問言汝言刀者何
處得邪是人具以上事荅王王今設使屠割臣身分張手足欲得刀者實
不可得臣與王子素為親厚先與一處雖曾眼見乃至不敢以手振觸況
當故取王復問言卿見刀時相貌何如類荅言大王臣所見如羊角王聞
是已欣然而笑語言汝今隨意所至莫生憂怖我庫藏中都無是刀 性傈 蘇到切情性躁貌 陊骸 綺戟月切 蓋
面帛 吳越春秋吳王夫差死日羞見子胥以巾覆面今人謂之面巾猶吳王始也夫音扶差楚宜切見顏師古音義 荷項 下可切
脩也 唱捧 當作唱棒見廣燈 塗戶閤 爾時世尊行至羅閱城畢陵伽婆蹉在此城中住而多有
所識亦多徒衆大得供養酥油生酥蜜石蜜與諸弟子弟子得便受之積
聚藏舉滿大甕君持瓮中攏中大鉢小鉢或絡囊中漉水囊中或著檄土

或象牙曲鉤上或窻牖閒㲹㲹懸舉溢出流漫房舍臭穢時諸長者來入房看皆悉譏嫌比丘白佛佛集從衆方便呵責白今已去制諸比丘有病殘藥酥油生酥蜜石蜜齊七日得服若過者尼薩耆波逸提彼比丘所有過七日者酥油塗戶嚮若石蜜與守園人攪乇餇切木桶也

食蜜 食蜜當作石蜜善見律云廿蔗糖堅強如石是名石蜜也

守垣 當作守園謂守佛寺者西天以佛寺為僧伽藍園垣牆也非義

指月 見雪竇瀑泉話月

汨羅 汨莫壁切水名在長沙羅縣故曰汨羅史記屈原字平仕楚為三閭大夫上官靳尚譖毀於王流於江南楚王終不見省遂赴汨淵而死屈九勿切靳居覲切

聵人 上當从耳作聵五怪切聵也

盟津 當作孟津書泰誓文王卒武王觀兵孟津在洛北都道所湊故以為津

爆 北教切火裂也

離微 見祖英上

鞭屍 楚平王殺忠臣伍奢并子伍尚奢之子員字子胥勇而且智逃於吳必欲復父之讎平王薨昭王立吳王剋楚入郢伍子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右足踐其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

離洛 當作籬落謂藩籬村落也

無絲 當作無私

兕 徐姊切似牛青色一角重千斤

三楚 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五陵 漢之五陵游俠所居之地高帝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

豬肉案頭 幽州盤山寶積化於市至屠肆見鬻豬肉者謂屠人曰精底割一斤來屠人釋刀而對曰那箇是不精底師於言下有省後出弟子普化云

文殊仗劍 五百菩薩得宿命智知億多劫所作重罪以憂悔故不證無生時文殊師利知其念已於大衆中把刀害佛佛言若欲害我為善害我文殊白佛云何名為若欲害我為善害我佛因廣說一切諸法皆如幻化若能如是是善害我菩薩由是照知宿罪皆如幻化得無生忍五百菩薩異口同音而說偈言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見寶積百五

打西禪 鎮州寶壽上堂次有思明上座問踏破化城來時如何壽云不斬死漢明日斬壽便打明連道斬數聲壽隨打數棒壽僊云者師僧將赤肉抵乇乾棒著甚麼死急便下座時有一僧曰適來問話僧從大覺處來有一同參僧亦在者裏見解一般若要巳後人委悉

和上法道須是趍出者二僧始得若不趍出恐已後難得入
承嗣和上寺即趍出報事僧思明住汝州西禪法嗣寶壽

拈羊角

即涅槃王子寶刀緑

思大

寶誌傳語與思大云何不下山敎化衆生目視雲漢作甚麼思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呑盡有何衆生可度

劈析將去

劈析當作擗析音壁錫博雅云極也一曰欲死貌遠浮山九帶作蹈跳入虎淵折脚上漁船

禮天王

叢林多指南陽國師禮天王非也嘗於經傳見之如本行經太子生已西國之法合禮天神其名摩醯首羅其神極惡而復有
靈抱太子至其神所神自離座下階先禮太子神曰此是大聖太子不應
禮餘受禮頭破七分○又不拜王論有五戒信士見神不禮王曰何爲不
禮曰恐損神故王曰但禮信士乃禮其神形儀粉碎○又迦毘色迦王受
佛五戒曾神祠中禮其神像自倒後守神者作佛形像在神冠中王禮不
倒怪而問之曰冠中有佛像王大喜知佛最勝而恕之○又感通録云唐
蜀川釋寶瓊出家正素讀誦大品本色連比什邡並是米族初不奉佛沙
門不入其鄉故老人丈婦不識者衆瓊思抜濟待其會衆便往赴之不禮
而坐道黨咸曰不禮天尊非沙門也瓊曰邪正道殊所奉各異天尚禮我
我何得禮老君乎衆議紛紜瓊曰吾若下禮必駭辱也即禮一拜道像速
座動搖不安又禮一拜反倒狼藉在地遂合衆禮瓊一時向信○予偏覽
諸緣乃知志信奉佛者不應禮神禮之非神所利詳讀南
陽廣録而無此緣置問者指爲國師蓋看閲之不審也

童子戲

此問相傳謂當年風穴浴下普請次僧以手巾綰髮角髻頂之戲爲調笑
師見之不言而去翌日學者遂成斯問又如風穴因有怒色遂置金剛被
纏羊角䯏之問又云既是大人相爲甚麼不具足又如作胡餅次有猛焰
紅炉撈出月之句似此之緣頗多然皆叢林口傳固難致信設不引縁亦
自不傷言意第因衆中有此商量遂使晩輩世諦流布習以爲常一旦似
有不平之氣輙於人天廣衆之前唯恃無明公然譏刺如此操心自它何
益但增薄俗誣謗誡所謂雖是善因而招惡果不亦悲乎予嘗讀大毗婆
沙論問何故名法供養法供養是何義荅能爲縁義是供養義此以法爲
初故名法供養若爲饒益故爲它說法它聞法已生未曾有善巧覺慧如
是名施亦名供養或聞者不信但名爲施不名供養若爲損害故說譏刺
它法它聞是已住正憶念懽喜忍受不數其過生未曾有覺慧此雖非施
而名供養若爲損害故說譏刺它法它聞是已發恚恨心此不名施亦非

供養愚詳觀論意而學者心不在道貪塵背
覺輒揚家醜自乞何益豈不慎乎豈不慎乎

鐵楔迸開 莎底比丘嘗澡浴事爲毀破薪有大黒蛇從朽木孔出齧彼苾芻右足拇指阿難白佛佛爲說孔雀王呪而愈

熊耳 見祖英

印容 當作弔客見廣燈

白龜 當作盲龜盲龜事見雲門錄上

喚覺 音教俱舍論云時一王者令人賞金遠買智慧使者奉命無處不至後因至一樹下有人問之何來曰買智曰我有索金賣之使者與金但得一偈云諦察審思唯愼勿卒行非如今無用處還當有使時使得偈歸奉於王王在處書窓復自常念後公主患瘧著男子衣在宮幃中與母同寢王入忽見索劒欲殺喚覺方知循智慧故

劒客 見雪竇後錄

要斷却 當作須斷却斷杜管切絶也見傳燈

赤眉 見懷禪師前錄

變豹 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辨人狸別其文萃也狸變則豹豹變則虎見揚子

咆哮 當作跑虓上音庖蹴也下虛交切鳴也

曾參 魯有與曾參同姓名者而殺人或以告其母母不信織如故如是告之者三母投杼而驚起

悞知音 當作勿知音見傳燈

央掘 具云央崛摩羅此翻云指鬘賢愚經云波斯匿王輔相家生一男端正有力可敵千人字曰無惱從學於婆羅門受請三月唯婦在室其婦不貞意欲無惱作不淨行無惱志固不從其婦慚愧反加誣謗婆羅門適歸婦即垂泣告訴自汝去後無惱每見侵犯我適不從挽裂我衣懷我身首婆羅門曰輔相之子難以治之當設異謀乃謂無惱曰汝若於七日之中斬千人手去七取一指凡得百指以爲指鬘爾時梵天使自來下命終定生梵天遂作呪語竪刀在地惡心即生得人便殺至七日中得九十九指唯少一人求覓不得時母持食與之輒欲殺母爾時世尊遙見化作比丘行於彼邊遂捨母趣是比丘佛見其來徐行捨去指鬘極力走不能及即便喚言小住佛云我常自住但汝不住指鬘復曰云何汝住我不住邪佛言我諸根寂定而得自在汝從惡師變易汝心不得定住聞是語已心開意悟歸投如來即爲現身說法出家證果

萬回憨 釋萬回俗姓張氏虢州閿鄕人也年尚弱齡白癡不語父母哀其濁氣爲鄰里女童所侮終無相競之態口自稱萬回因爾成名十歲時見兄戍遼陽久無消息父母憂之爲設齋禱祈回忽白曰兄極易知爾奚用憂之因僧齋時回別母

出門而去際晩萬回執兄書與母母問其所以並無酬對自號川閬郷往遼陽來去一萬餘里其兄它日歸備言其日與回言話取餅飯共食而去父母大驚異人皆改觀聲聞朝廷中宗詔見頒加崇重神龍二年敕別度回一人賜號法雲公外人莫可得見頗有神異仍賜錦繡衣服宮人供侍焉師所制偈頌流落人間罕有得者宗鏡録嘗引一偈云黒白兩忘開佛眼不繫一法出蓮叢眞空不壞靈智性妙用恒常無作功聖智本來成佛道寂光非照自圓通聡呼談切癡也閩音文 **酋帥** 上自秋切長也 **納璧** 見祖英牽羊 **曲親** 當作曲録音録行且恭也親笑視也非義 **吠堯** 史記夫跖之犬可使吠堯堯非不仁犬吠非其主也 **祁寒** 上音耆大也所謂冬祁寒小人怨咨 **懸頭刺股** 孫敬字文寶常閉戸讀書睡則以縄繫頭懸之梁上嘗入市市人見之皆曰閉戸先生帝特徴不就見先賢傳○蘇秦洛陽人與魏張儀師鬼谷先生讀書至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踝後為六國相見戰國策○隋高僧智舜專習道觀不務有縁妄心卒起不可禁者即刺股流血或抱石巡塔須臾不逸其處也故髀上刺處斑駁如鋪錦見慧皎傳 **嚙鏃** 正作

齧倪結切噬也隋末有督君謨者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於謨以為曲盡其妙欲射殺謨獨擅其美謨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唯有一失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鏑笑曰汝學射三年吾未教汝齧鏃之法見太平廣記鏑音的箭鏃也 **鷹俊** 當作鷹隼見傳燈 **孟浪** 猶率裕也 **鴟梟** 上稱脂切鴦也下堅堯切不孝鳥也 **鬼勿** 當作鬼物見它本 **鞭狐** 狐妖獸也為鬼所乘見説文 **県首** 上音澆倒首也賈字説此斷首倒懸県侍中 **甑人** 見祖英上 **鞭征** 當作邊征見廣燈 **佩擕** 當作佩觿音隳説文銳耑可以解結詩芃蘭章童子佩觿説者曰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 **弱冠** 音貫冠束也男子二十曰弱冠 **金星** 即西方長庚星也天文志曰長庚廣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即兵起 **扃鐍** 上古螢切戸外閉關下古穴切環有舌也 **斷臂** 圭峯密師門人太恭從師聞法斷臂酬恩叢林或指二祖少林之縁蓋不明問答之意二祖豈求明差別之智者哉 **路布** 當作露布不封詔表

曰露

振鈴 西域記云印土旃荼羅名爲惡人如此方魁膾與人別居若入城市則振鈴以自異人則識而避之不相唐突

大鄙 周禮四里爲酇五酇爲鄙鄙小國也大鄙爲言王城也

旃荼羅 荼音塗或云旃陀羅此云殺者又云嚴熾又云恭惡人又云惡殺

成佛無疑 上生經云爾時優波離從座而起而白佛言世尊往昔於毗尼中及諸經藏說阿逸多次當作佛此阿逸多具凡夫身未斷諸漏此人命終當生何處其人今者雖復出家不修禪定不斷煩惱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人命終生何國土佛告優波離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此人從今十二年後定生兜率陀云

夜生光 當作異生光見傳燈

廣額 見池陽問

拂石仙衣 見雪竇頌古劫石

懡㦬 上當作懡母果切下郎可切懡㦬慚也

麈 之庾切見雪竇頌古麈鹿

無憀 音寮頼也

佉羅騫馱 此云吼如雷四阿修羅王之一身長二萬八千里九頭千眼口中出火有九百九十九手入腳立於海中水但至齊手擎日月摩捫乾坤

鵶鳥噪 梁太尉司馬齊殷之出鎮

辭竇誌誌畫一樹上有鳥初不甚曉後殿之果有急上樹追者見樹有鳥噪已爲無人遂得免見誌公傳

翳消闍 翳消闍後好昝闍當作翳根消後好浩闍蓋見宅本

磨寸金 當作無寸金

馬嵬 唐天寶中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大立邊功上深寵之祿山來朝帝令貴妃楊太真姊妹結爲兄弟祿山母事貴妃及祿山叛露檄數楊國忠之罪河北盜起玄宗欲親征以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監撫軍國事國忠大懼諸楊聚哭貴妃銜土陳請帝遂不行內禪及潼關失守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將陳玄禮密啓太子誅國忠父子既而四軍不散玄宗遣力士宣問對曰賊本尚在蓋指貴妃也力士復奏帝不獲已與妃決遂縊死於佛室時年三十八瘞於驛左道

靈龜曳尾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召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曰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曳尾於塗中乎大二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矣濮音卜

借借 上音積下子夜切假也

湯湯 上吐郎切下它浪切熱水灼也

漏網 西漢云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失吞舟

之魚顔師古曰言法綱疏闊失吞舟之大魚也

能揣骨 此緣多引歸宗揣骨事予嘗檢禪門諸錄并宋高僧傳皆不載止言師目有重瞳遂將藥手按摩致目皆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今風穴輒取此以對機後學傳之愈誤然人之貧賤貴富莫非定業所主豈有心而能謝之乎

寒食 荊楚歲時記云冬至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

蒲鞭 東漢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謂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以蒲鞭罰之示辱而已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伏其不校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之畜產辱孰甚焉吾故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飜汙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校猶報也迂久猶良久也

劒嶺誌公 校僧傳寶誌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武帝延入後堂居之既而景陽山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在問吏云誌久在後堂自後凡遇出即以墨塗其身而記云此言景陽山不言劒嶺也

張騫 即漢之博望侯也乘槎至天河見祖英靈槎斬龍頭膚燈作斬船頭然二者皆無所出恐傳者之妄

秦王發問 譯經記云羅什譯維摩經至芥納須彌毛吞巨海姚興閣筆曰後人信否如何什乃謂帝說不思議法姚興信伏而書之三人者即僧肇預焉

四威儀 按南陽錄肅宗遇國師師起迎帝曰何必起也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內見貧道邪

停毒 停當作亭亭毒謂天地之氣所以覆載養育眷生

一即六 楞嚴文殊偈云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又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一處成休復六用皆不成

無蹤迹 當作身士迹謝

三轉法輪 一示相轉謂示四諦法相二勸修轉謂勸修行此四諦三引證轉謂我已證令信受也

野馬 莊子曰野馬也塵埃也

鄰虛 細塵也

犪鼓 犪渠追切山海經云東海之內有流波之山其山有犪狀如牛無角蒼色一足而行聲音如雷黃帝戰蚩尤以此皮為鼓聲聞五百里

蚌鷸

見懐禪師後録 掐 苦洽切爪掐也 朱點責 責當作窄見五家宗派録 無著問 見雪竇頌古文

殊對談 漚和 梵云漚和俱舍羅此言方便 傀儡 上口猥切下落猥切又云窟礧此作偶人以戲喜欲舞本喪家

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喜會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國亦有之一本作俎看棚前弄傀儡抽牽都是裏頭人 六通 一身通於一刹

那際身隨智用周徧十方對現色身隨根善應二天耳通耳根常聞十方一切諸聲三天眼通眼根常見十方一切麤細等色四宿命通智隨一切

衆生死此生彼所作業行因果悉能知之五它心通一念能知三世一切衆生心念所欲六漏盡通隨智徧知一切諸法而無情欲順凝愛心

侏倀 侏與倜同張流切乖也下正作倀音張狂也 那吒 叢林有析骨還父析肉還母之說然於乘教無文不知依

何而爲此言愚未之知也 罨棗 當作腤棗烏含切煑也罨烏荅切網也非義 聱 五交切說不入也 百味

智論云百味有人言能以百種供養是名百味有人言餅種數五百其味有百是名百味有人言百種樂草作歡喜丸是名百味有人言飲食羹餅

麨肴百味有人言飲食種種備足故稱爲百味 磨膏 未詳 鎧歌 當作凱歌苦亥切見祖英 艨[舟侖] 音蒙

倫戰舩也 杓卜 風俗抛杓以卜吉凶者謂之杓卜 蟾語 當作讝音詹讝語也 菽麦 上式竹切豆也

盲枷 音茄拂也 早二三 當作恰二三 問那堪 當作問那憨 [言宰] 正作諱與諢同

呼訝切誑也 雋 當作俊才千人也或从入作儁雋粗宄切非義 天然 見祖英上犇耳 示衆 僧問萬法歸眞

遂以三頌答當取示衆一頌歸此頌後即無示衆之題並見臨濟宗派集 [夕男][生男] 上正作外下音生說文謂我甥者吾謂之甥今頌謂

猫爲虎甥蓋風俗相傳酉陽雜俎云狗豺之甥遇狗輒跪如拜狀亦此類也 曏 式亮切少時不久也 葷茹 上許云切臭菜

也下如預切菜茹也 闕疑 婆孽愛羅婆孽子◯水草蓋闌珠◯賀蘭山下駮皮毬◯口銜羊角鰾膠粘◯日食三千◯靈巖到日別

磨膏風穴作對問之句往往闌涉佛經引用儒典雖然亦多委巷風俗之言今所修譌誤六十餘處其闕疑者六無得而詳叢林或者無稽妄爲臆

說是由不知風穴一期對機不在乎語言文字而又不知事實謬作𢖍語瀆亂學者是豈知風穴者哉

○**法眼** 諱文益生餘杭姓魯氏七歲從全偉禪師受業得法於羅漢琛出遊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江南國主聞師道譽迎入住報恩賜淨慧禪師後遷住清涼至周顯德五年示滅謚號大法眼禪師後因門人行言署玄覺導師請重謚大智藏大導師

能仁 梵云釋迦此言能仁毗柰耶雜事云昔古有王名曰甘蔗生四子一名炬口二名驢耳三名象背四名足釧四子有過悉皆擯斥時四童子往詣它方至雪山側於一河邊各葺草庵以自停息夫婦婚媾各生男女時甘蔗王憶戀諸子問大臣曰我子何在左右具陳上事王曰我子能為如是事答曰彼能因此種族號為釋氏釧尺絹切

十二分 見雲門録上

先漕 當作先曹謂先曹山也然它録未聞以曹山為先曹

中興 王室中否而再興謂之中興如周之宣王漢之光武唐之中宗吾道東漸遭三武之難而後復興或宗匠德業隆重綱領斯道使教法中興者法眼其人矣三武者謂魏武十九年周武七年唐武一年

伏膺 音應胷也伏膺謂首俯伏於膺也

弭 綿婢切息也

式旌 音精表也

翰迹 音汗筆也

瑠璃 見證道歌

蘭亭 見祖英下

紕訛 上匹夷切繒欲壞貌下與譌同吴禾切

水涸 音鶴毗柰耶雜事云阿難陀與諸苾芻在竹林園有一苾芻名水老鶴而說頌云若人壽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一日生得見水老鶴時阿難陀聞已告彼苾芻曰汝所誦者大師不作是語然世尊作如是說若人壽百歲不了於生滅不如一日生得了於生滅彼衆聞教便告其師師曰阿難老𣇈無力能憶持出言多忘失未必可依信汝但依我如是誦持時阿難陀覆來聽察見依謬說報言子我已告汝世尊不作是說時彼苾芻悉以師語白阿難阿難聞已作如是言今此苾芻我親教授尚不聽信今欲如何假令舍利子目乾連摩訶迦葉波事亦同此諸大德並已涅槃於是坐殑伽中流取滅

烏馬 古語云三寫烏成馬

杪冬 上彌沼切稍末也

謝肇 謝謂晉康樂侯謝靈運肇謂後秦解空法師僧肇

廣心

無著頌云廣大第一常其心不顚倒利益深心住此乗功徳滿世親論云云何廣心利益如經諸菩薩生如是心所有一切衆生云何第一心利益如經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云何常心利益如經如是滅度無量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衆生相即非菩薩云何不顚倒利益如經須菩提若菩薩起衆生相人相壽者相則不名菩薩

涅槃 此云大圓寂刊定凖識論説有四種涅槃一自性清浄涅槃凡聖同有二有餘依即出煩悩障有苦依身故三無餘依身出生死苦無依故然小乗以灰身滅智為無餘無餘有三一煩悩餘二業餘三果報餘大乗則以究竟寶所為無餘故智論説四住地煩悩盡名有餘依四無住處悲智相兼不住生死涅槃故即大乗之無餘四種之中無住處涅槃也謂不住菩薩變易生死不住二乗灰斷涅槃即真無住名為無餘

卵胎濕化 天獄化生鬼通胎化人畜各四刊定難云卵生最劣云何在初通約境謂卵生必具胎濕化以縁多故約心從本謂衆生本因起業業識即根本無明與本性和合能所未分混沌如卵卵即卵殻故藥師經云破無明殻竭煩悩河無明發業生在藏識為胎受生為濕生時從無而忽有為化由是義故故為此次

空

有浮沈 欲界六天有色四禪○初禪三天二禪三天三禪三天四禪九天○無色四空○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又空識二處有想名浮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無想為沈

薩埵 具云菩提薩埵摩訶薩埵有三釋一菩提是所求佛果薩埵是所化衆生即悲智所縁之境從境立名二菩提是所求之果薩埵是能求之人能所合故故名菩薩三薩埵此云勇猛謂於大菩提勇猛求故

晶 日子盈切光也

火聚 智論偈若人見般若是則為被縛若不見般若則亦名被縛若人見般若是則得解脱若不見般若則亦得解脱般若波羅蜜譬如大火焔四邊不可取無取亦不取

後得 見祖英下

我人四相 執取自體為我計我展轉趣於餘趣為人計我盛衰苦樂種種變異相續為衆生計我一報命根不斷而住為壽者

羈籠 上居宜切馬絡頭也

方丈 今以禪林正寢為方丈蓋取則毗耶離城維摩之室以一丈之室能容三萬二千師子之座有不可思議之妙事故也唐王玄策為使西域過其居以手版縱横量之得十笏因以為名

銘 音冥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又志也

圖厚公

久 方丈之居非私居也故其圖可久居其地者非一人故其處可厚 小隱 晉王康琚反招隱詩曰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 大昏 老氏云俗人昭昭我獨若昏說者曰物我兼忘不生分別故若昏 窈靄 上於兆切下於蓋切雲貌 孱顏 上士山切不齊也見西漢注 心識 順正理論云心意識三體雖是一而訓詞義類有異也謂集起故名心思量故名意了別故名識 成辦 皮莧切具也 六相 金師子云師子是總相五根差別是別相共一緣起是同相眼耳各不相知是異相諸根共會是成相諸緣各住自位是壞相顯法界中無孤單法隨與一法具此六相緣起集成各無自性一一相中含無盡相一一法中具無盡法也又頌云總則槩體不分別則諸緣各別同則諸緣和合異則功用各異成則互徧相資壞則各住自位

身中定 見池陽正受三昧 嘍囉 上郎侯切下良何切方言猶黠慧也 措大 倉故切置也言措置天下之大者 和君 當作報君見宅本 鼕鼕鼓 京師街衢置鼓於小樓上以警昏曉本朝太宗時張公洎製坊名列牌於樓上按唐司馬周始建議置鼕鼕鼓唯兩京有之後北都亦有鼕鼕鼓是則京都之製也近不作街鼓之聲金吾職廢矣見春明集鼕徒冬切 宿 音秀列星也 六街 十道志曰長安有六街九陌九市以致九州人故法眼以金陵為京闕名其康衢為六街也 即處 音杵居也 芰荷 上奇寄切芰也荷蓮花葉也 瀑布 步水切懸水飛泉也 鵰鼠 當作貂鼠丁聊切大而黃黑出胡丁零國 十九應身 謂寶誌即觀音應化為十九者正指法華普門品應以佛身得度者等一十九身也 拱宸 音辰當作拱辰論語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攢眉 遠法師結白蓮社嘗以書召陶淵明陶曰弟子性嗜酒法師若許飲即往矣遠許之遂造焉遠因勉入社陶攢眉而去見廬阜雜紀 譯之 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鄭玄云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爾鞮之言知也吳興法師云今通西言而為譯者蓋漢世多事北方而譯官兼善西語故摩騰始至而譯四十二章經焉復加之以飜者宋僧傳云如飜錦綺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

爾由是飜譯二名存焉鞮音提

鼓儀 南山鈔云尋常集衆之法生椎之始必漸發聲漸希漸大乃至聲盡方打一通如是至三名為三下佛在世時但有三下故五分云打三通也後因宅請方有長打其生起長打之初亦同三下中間四椎聲盡方折如是漸漸斂稚漸概漸小乃至微末方復生椎同前三下概音冀稠也

眚病 所景切 目病也

現 當作見形練切顯也現王光也吾釋氏之書往往多以此字為顯見之字雖欲音呼之便而意義全乖學者宜識之

瞥起 匹蔑切 過目也

外天堂 正法念處經云若持戒心念天樂者斯人汙淨戒如雜毒水以天樂無常壽盡必退當受大苦是故當求涅盤

窈 烏皎切 深也

變影縁 叢林說者多引雜譬經云夫婦二人向蒲桃酒瓮内欲取酒夫妻兩人云見人影二人相妬謂瓮内藏人二人相打至死不休時有道人為打破瓮酒盡了無二人意解知影懷愧佛以為喻者譬三界人不識五陰四大苦空身有三毒生死不絕竊觀法眼命題即與此說懸殊詳讀唯識論偈即徐清涼所立題意故唯識頌云現前立少物謂是唯識性以有所得故非實住唯識又頌曰菩薩於定慧觀影唯是心義想既滅除審觀唯自性如是住内心知所取非有次能取亦無後觸無所得學者宜細思須意當曉如如之旨

呪咀毒藥 上職救切 祝也下莊助切謂使人行事阻限於言法華觀音普門品重頌什公不譯諸師皆謂梵本中有剕絡云此亦未測什公深意續高僧傳云偈是闍那掘多所譯智者出時此偈未行感通傳韋將軍云什師位階入地深明佛理善會秦言飜譯法華尚遺普門之偈禮法師義疏云凡呪毒藥乃用鬼法欲害於人前人邪念方受其害若能正念還著本人譬喻經中有清信士初持五戒後時妻死多有廢忘爾時山中有渇梵志從其乞飲田家事忙不暇看之遂恨而去梵志能起屍使鬼召得殺人敕曰彼辱我往殺之山中有羅漢知往詣田家語言汝今夜早然燈勤三自歸口誦守口身莫犯偈慈念衆生可得安隱其人如敎通曉念佛誦戒鬼至曉求其微尤無能害鬼神之法人令其殺即便欲殺但彼有不可殺之德法當却殺其使鬼者其鬼乃恚欲害梵志羅漢蔽之令鬼不見田家悟道梵志得活輔行引云正是觀音經還著於本人之文

朝煙 上知遙切 旦也

從緇 側持切黒色繒也謂釋氏之服飾也僧傳謂僧慧玄暢皆黒衣之傑

乞與 上音氣 亦與也

汪汪

烏光切 **夬** 正作舍與鬧同 **卸腕** 上四夜切舍車解馬 **求戒** 五
深廣貌 擾也女教切 也下烏貫切腕握也 百
問經云出家者王法父母不聽為得戒不答云不得 **出家** 三千威儀
五分云一切殘疾惡狀貌毀辱佛法者皆不得度 經云出家
行有終始上中下三業下者以十戒為本盡形壽受持雖捨家緣執作與
俗人等中者應捨作務具受八萬四千向道因緣身口意業未能具足清
淨心結猶存未能出離上者根心猛利應捨結使纏縛禪定慧力 **羅睺**
心能解脫淨身口意出於緣務煩惱之家永處閑靜清涼之室
羅 此云障蔽亦云障月維摩詰經佛告羅睺羅汝行詣維摩詰問疾羅
睺羅曰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憶念昔時毗耶離諸長者子來詣我所
稽首作禮問我言唯羅睺羅汝佛之子捨轉輪王位出家為道其出家者
有何等利我即如法為說出家功德之利時維摩詰來謂我言羅睺羅不
應說出家功德之利所以者何無利無功德是為出家有為法者可說有
利有功德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無為法中無利無功德乃至若能如是是
真出家於是維摩詰語諸長者子汝等於正法中宜共出家所以者何佛
世難值諸長者子言我聞佛說父母不聽不得出家維摩詰言然汝等便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桉指** 楞嚴如我桉指海印發 **三業** 攝
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 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 論
云菩薩戒以身口心三業為體 **四攝** 一布施攝饒益衆生故二愛語
聲聞戒以身口二善業為體 攝方便開導故三利行攝以利
它行故四同事 **馬勝** 馬勝比丘入城乞食威儀可觀 **驚懾** 質涉
攝作業同它故 飛鳥為之盤旋奔馬為之駐足 切笑
氣 **殄** 徒典切 **斟酌** 音針灼斟勻也 **名邈** 上彌正切目諸物也
貌 盡也 酌盛酒行觴也 下當作貌畫覺功容
也名物之形 **彌忒** 上民卑切益也 **我生太晚** 道藏化胡經
容故曰名貌 下惕德切疑也 天尊敬佛說
偈云願採優曇花願燒旃檀香供養于佛身稽首禮定光佛生何以晚泥
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懊惱辨正論桉西域傳云老子至罽賓國
見浮圖自傷不及乃說偈供養對像陳情云我生何以晚佛出一何早不
見釋迦文心中常懊惱裴子野高僧傳云晉惠帝時沙門帛遠字法祖每
與祭酒王浮共諍邪正浮屢屈焉既嗔不自忍乃托西域傳為化胡經以
誣佛法遂行於世人無知者殃有所歸致患累載幽冥緣云蒲城李通死

來云見道士王浮身被鏁械見沙門法祖爲閻羅王講楞伽經王浮求祖懺悔祖不肯赴孤負聖仁死方悔也

因道德經 昔之得一章云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以其賤爲本新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天下皆謂章云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日慈二日儉三日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不尚賢章云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

踈古 山於切通也踈通古人之二意一信心銘云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其三明洞山悟無情說法頌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曉眼裏聞聲方得知

謎 彌計切隱語也

仰山

氣毬 見祖英氣毬頌

四皓 見祖英商山頌

稟 筆錦切依也

爰自 上元切引也謂引辭也

累稔 忍甚切秋穀熟也

隨色摩尼 圓覺經譬如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

馴淑 上松倫切順也下神六切善也

八功德水 稱讚淨土經云八德者輕清冷軟美不臭飲時調適飲已無患矣與法師云清是色入不臭是香入輕冷軟是觸入美是味入調適無患是法入

東堂 見風穴

南華 莊子號也莊子姓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眞人

越嶠 渠廟切山銳而高也山之別名如欒山或云欒嶠是矣

設利 具云設利羅又云舍利並飜骨身

起獻 起塔以獻佛僧生天之報明矣

傷薤 漢田横死門人傷之遂爲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精魂歸於蒿里故辭有二章其一曰薤上朝露何易晞明朝更復露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蒿里誰家地聚歛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至李延年乃分爲二章薤露送王公富貴蒿里送大夫士庶使挽柩者歌之呼爲挽歌世說云挽歌起於田橫工部郎中嚴厚本云其來久矣按左氏傳云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示必死也

對川 見祖英逝水

榑桑 音符說文云神木也日所出

褭褭 當作嫋嫋乃了切嫋姸也杜詩所謂隔戶揚花弱嫋嫋褭褭騕褭馬名非義

虬龍 上渠幽切龍屬一曰龍子有角者

一嵋 音眉山嵋如山顏山腰之類是矣

城隍 音皇說文城池也有

氷白池無氷日墮 **龍安都監** 都監南唐僧徒職事之稱 **一漚** 水平善導初參洛浦問一漚未發已

前如何辨其水脉浦云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導末愜意乃參

龍盤語同前問盤云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洛浦本作樂普 **窈絕** 當作香絕杳冥也故字从日在木下窈深遠也非義 **筠籜** 上于倫竹青皮下音託箬皮 **紈素** 上胡官切細絹也

禪苑 當作禪苑吾佛始說法於鹿野苑中故名禪居為禪苑也 **笑我為僧** 正理論云為僧者完聲色

邊梵行也剃除須髮去華飾也俯容肅貌不忘敬也分衛乞食拾糞掃衣支身命也清虛恬淡順道性也 **猿狖** 音柚鼠屬善旋 **畦** 玄圭切町畦也 **偶竊古人** 古人謂南嶽齊己師也宋傳云師諱齊己秉節高亮氣貌劣陋性躭吟詠視其名利悉若

浮雲初參德山後於石霜法會請知僧務頸有瘤贅時號詩囊椙約自安

破衲擁身枲麻纏脉愛樂山水懶謁王侯有夏曰草堂詩云沙泉對草堂

紙帳卷空牀靜是眞消息吟非俗肺腸園林坐清影梅 **伽陀** 此云諷頌亦云

杏嚼紅香誰住原西寺鍾聲送夕陽枲想止切麻也

不須頌謂不須長行故或名直頌謂直以偈說法故今儒家所謂游揚德業褒讚成功者諷頌也所謂直頌者自非心地開明達佛知見莫能為也

今時輩往往謂頌不尚綺靡率爾可成殊不知難於世間詩章遠甚故齊已龍牙序云其體雖詩其旨非詩者則知世間之雅頌與釋氏伽陀固相

萬矣 **眠槎** 鉏加切枯木也 **白菌** 渠殞切地生菌木生曰蕈 **壤地** 汝兩切柔土也 **黄菁**

博物志云天姥謂黃帝曰太陽之草名黃菁餌之可以長生入月採根九蒸九暴作果甚珥美而黃黑色今山谷皆有菁音精 **高座**

寺 西域三藏吉友此云高座國王之子讓國與弟出家譯孔雀經善呪法謝琨為建寺故以為名 **城闕** 當作城闕 **遠**

墅 上與切田廬也 **竹屨** 俱遇切履也 **鷗共樂** 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

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說者曰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

詐也見列子 **菊隨歌** 晉陶潛九月九日無酒於宅邊菊叢中摘盈掬把坐其側望見白衣人乃王弘送酒即便就酌而後

歸
龍鍾 當作蹤踵行不進貌 蓮比目 維摩寶積長者偈云目淨修廣如青
蓮心淨以度諸禪定久積淨業稱無
量導衆以寂故稽首楚法師云西方青
蓮花葉有大人目相故以蓮比目也 貽 盈之切貝與也 木鐸 論語天將以夫子爲
木鐸說者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
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 寬樹陰 本行經云太子與父王釋種出野游
觀見世間衆生極受諸苦所謂生老病死不能得離欲求寂靜發遣左右
悉令散已於閻浮樹下結跏趺坐諦心思惟即得初禪時淨飯王須史之
間不見太子遂遣尋覓乃見太子在閻浮
樹下一切樹影悉移唯閻浮陰悉覆太子 乞食頭陀 善見律云乞食者三
乘聖人悉皆乞食薩婆多受乞食法者一以在衆因緣故多諸惱害二以
鞭打僧祇人民共相嗔惱多諸非法食不清淨三以觀他意色心常不安
四少欲知足修四聖種受檀越請亦有過失以請因緣先麤者更令精細
若少勸多若無兼味教增衆饌心有希望即非久欲聖種之法常懷彼我
得失之心若乞食者蕭然無繫意無增減又衆食有盡乞食無盡佛
教弟子修無盡法梵云頭陀此言抖擻謂抖擻煩惱離諸滯著也 倉

堵 上千剛切說文云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曰倉下董五切垣也五版爲堵 康衢 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 過
午 時迦留陀夷日下晡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天陰夜黑厚雲擊電霹靂光亘然明有一娠身婦女出外汲水電光中見迦留陀夷大
驚惶怖便失聲言毗舍支迦留陀夷言我是沙門非鬼婦人苦言若沙門
者不殺汝父不害汝母而墮我身時婦人往語十二法比丘比丘往白世
尊世尊結戒若比丘過中食者
波逸提毗舍支此言顛狂鬼 匡阜 上曲王切姓也周有匡續先生結廬於江州南障山遂易名匡
山亦曰廬山下扶缶切大陸也又山無石者曰阜 乾闥婆城 見雪竇祖英 螺女英 事見
閩越記其略云有任氏子家貧以孝稱世因釣得一巨螺中有一女子既
將而歸善織布有識者曰此龍須布也倍與重價任益喜且足以養親或
曰此必龍女頷下必有明珠可殺而取之何止龍布之
直耶任歸將謀之女遂化龍而去今閩中有螺江是也 饋 求貴切餉獻也 酣 胡甘切酒樂也
終毫 當作終豪豪俠也 艷曳 上以贍切下以制切好而長也 馨香 上呼刑切香而

清遠曰馨
司徒大德 司徒姓也漢有複姓五氏司馬司功司徒司寇司空並以官為氏古沙門尚從俗姓或從師姓始道安法師以沙門從佛出家方稱釋氏今村俗猶以俗姓稱吾儕者多矣 **縷褐** 朧主切綫也 **紀** 音己記也記實而贈日紀 **隳** 與隳同許規切毀也 **玷** 都念切玉之內病曰瑕瑕謂體破外病曰玷玷謂色汙 **僧伽** 釋僧伽何國人姓何

氏始至西涼府次歷江淮當龍朔初年也即隸名於山陽龍興寺初將弟子慧儼同至臨淮就信義坊居人乞地下標志之言決於此處建立伽藍遂穴土獲古碑乃齊國香積寺也得金像衣葉刻普照王佛居人歎異嘗卧賀䟦氏家身忽長其牀榻各三尺許次現十一面觀音形其家舉族欣慶遂捨宅焉即今寺是也中宗景龍二年遣使詔赴內道場帝御法筵言談造膝占對休咎契若合符仍褒飾其寺曰普光王寺四年示疾敕自內中往薦福寺安置三月二日儼然坐　神彩猶生止瞑目爾俗齡八十三僧臘罔知帝慘悼黯然于時穢氣充塞而形體宛如多見靈迹敕有司給絹三百匹俾回葬淮上令郡官祖送五月五日抵于今所帝以仰慕不忘因問萬回公曰彼僧伽何人也曰觀音菩薩也經不云乎應以比丘身得度者故見沙門相也見宋僧傳

諡應聖 應聖南唐李氏諡也楚泗江此諸郡皆為屬下至李景時方歸世宗故李氏朝諡此偽號白虎通曰諡者何也諡之為言引也引列行之迹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死乃諡之何言人行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始終後可知也又曰諡者別尊卑彰有德也 **三十二身** 見楞嚴圓通品凡三十二應 **異朕** 當作異眹 **忿怒** 上撫吻切恚也 **捷疾** 上疾葉切鬼名 **澄喧** 況元切雜也 **焚黃** 寵諡應聖之號所以焚其敕黃唐高宗上元二年詔曰詔敕施行既為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宜令今後尚書省頒下諸司州縣並用黃紙 **哲后** 明君也 **闕**

畿 音祈王畿象日地方千里 **豪侈** 敞爾切奢也 **晬容** 雖遂切潤澤也 **元良** 一有元良萬國以貞太子之謂見禮記 **寶公** 梁傳云釋寶誌禪師金城人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寺修習禪定宋大始初忽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徒跣執錫杖頭擐剪刀尺銅鑑或挂一兩尺帛數日不食無飢容時或謌吟辭如讖記天監十三年冬將卒忽告衆僧令移寺金剛神像

出置于外乃窋謂入曰菩薩將去
未及旬日而終撰古患切貫也
桂天 屡呂切支也 副君 揗儲君也 綀
緗 音兼廂綀并絲緗緗淺黃也 岑 小山而高 萬籟 落蓋切物之有竅風聲曰籟 簧 胡光切笙中黃也
涯 音宜 邈不得 當作貌莫角切人顏狀也 僧瑤 瑤當作繇音遙張僧繇吳人也梁天監中為武陵王
國侍郎直秘閣知畫事歷右將軍吳興太守武帝以諸王在外思欲見之
遣僧繇乘傳寫貌對之如面也張公骨氣奇偉師模宏遠眞當世異人見
王彦遠名畫記乘傳若今之驛傳直戀切 金峯 師名從志前住撫州金峯嗣曹山叔嘗有僧問金杯滿酌時如何師云金峯不勝酩
酊後住金陵報恩入滅謚圓廣禪師 伽耶 此言城 雲居 師諱懷岳嗣雲居膺為第四世號達空禪師嘗有僧問如
何是一丸療萬病底藥師云汝患甚麼 尼連 此云不樂著又云有金河 鐘虛 當作鐘虡當也聚也 巘
翠 語蹇切山形似甑也 漻沈 上正作寥下呼決切寥沈空貌下倣此 其被 平義切及也 喻月

姤㯹月指 示筌 取魚以筌 乃兆 直紹切說文云灼龜坼也 鼓山 師諱神晏大梁李氏子幼不茹葷聞
鐘梵即欣然年十五歲疾夢神人與藥即愈遂依衛州白鹿山受業具戒
杖錫遊方造雪峯峯撫而印之閩師開鼓山創禪居請揚宗旨僧問如何
是包盡乾坤底句師曰近前僧近前師曰鈍躓殺人曰如何紹得師曰犴貉毋風徒勞展掌後賜號興聖國師 峭 七肖切峻也 木
平 袁州木平山眞寂禪師諱善道頂有肉髻螺文金陵李氏慕其道待以師禮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勞斤斧曰如何不勞斤斧師曰向
道木平師滅後門人建塔刋石影故法眼贊之 巨溟 忙經切巨溟大海也 繕妙 上時戰切治也 華亭
裔 木平嗣龍盤文文嗣夾山會會嗣華亭船子誠 挺 待鼎切拔也 寫氎 後漢永平十年乙丑正月十五日孝明帝
夜夢金人身長丈六紫磨金色頂有圓光赫奕如日來詣殿前帝驚異詔
群臣問曰此為何瑞是何神人時有通事舍人傅毅及太史令蔡愔等對
曰臣聞得道天竺者號之為佛不言而自信不治而不亂巍巍乎獨出三
界之外飛行自在人無能名焉此聖者滅後一千年外有教當被此土陛

下所夢將必是乎帝即遣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一十四人迎佛教至大月氏國果遇摩騰竺法蘭以白氎畫釋迦像并四十二章經載以白馬及修多羅等教至永平十四年戊辰之歲十二月三十日摩騰達于洛陽明晨竺法蘭至

雕檀 見池陽問優塡雕像 **刋** 丘寒切削也

奕奕 音亦大也 **道與** 音余與歟同語終之辭 **師名** 尋僧史師號遠起梁武帝號婁約法師次隋煬帝號智顗禪師並為智者無大師二字唐中宗號萬回為法雲公加公一字玄宗開元中有慧日法師中宗朝得度師義淨遊西域回進眞容梵夾賜號慈愍亦未行大師之字穆宗朝天平軍節度使劉總奏乞出家賜紫衣號大覺師止師一字至懿宗朝咸通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延慶節因內談論左街雲顥賜三慧大師右街僧徹賜淨光大師師號懿宗朝始也顥音皓 **二世** 五代亂離十國偏霸劉陟據廣州稱漢僭帝號據嶺南北四十七州至大有十五年卒子玢立號二世陟更名龑音儼玢音彬 **不負俗拜** 當作不負俗拜負恃也一曰受貸不償 **耆年** 渠伊切老也一曰至也至於老境又云指也謂指事於人不自執役也 **迴** 戶頂切遠也

陂 音碑潭障也 **凜** 力錦切寒也 **駢羅** 上蒲眠切羅交駢也 **永安淨悟** 嗣福州怡山長慶稜師名懷烈住撫州永安僧問怡山親聞一句請師為學人道師曰向後莫錯舉似人 **不確** 克角切謂不類也 **橋彴** 酌音横木渡水 **峯峙** 之里切峻也 **和龍妙空** 師名守訥福州閩縣人姓林氏受業於古田之壽峯嗣法於雪峰存禪師住池州和龍山壽昌院號妙空禪師嘗有僧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再三囑你莫向人說 **百丈明照** 安禪師本新羅人參踈山仁住洪州百丈號明照禪師嘗有僧問如何是和上家風師云手巾寸半布 **嚴陽尊者** 尊者得法於趙州諗洪州武寧縣新興人也所居常有一蛇一虎從其左右常手飼之僧問如何是佛曰土塊如何是法曰地動如何是僧曰喫粥喫飯 **一馬** 萬物一馬謂絕待也 **汝江** 在撫州襲嗣踈山仁仁嗣洞山价价嗣雲巖晟晟嗣藥山儼 **澄濬** 須閏切深通川也 **涵潤** 胡南切水澤多也 **遊刃** 莊子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泐潭**

當作泐音勒水石理也周禮石有時而泐泐水聲非義 涅空 乃計切滞泥也 儼若 曲禮儼若思說者曰儼矜莊貌
人之坐思貌必儼然 瀛海 上怡成切亦海也 淡泞 下文呂切澄靜也 荷玉 師諱光慧嗣曹山寂
初住龍泉後住撫州荷玉山號玄悟大師嘗有僧問機關不轉請師商量師曰啞得我口麼 蟾蜍 下正作蜍音余 法幢
正作幢宝江切釋名幢童也其貌童童然演義云如猛將幢降伏一切魔軍也 拘尸焚燎 拘尸此云角城城有三角
故以名焉涅槃云爾時世尊在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吾今昔痛欲入涅槃即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脇怡然宴寂瞿那慟哭八部傷嗟以至金
棺從座而起高七多羅樹往返空中化火三昧須臾頃間灰生四樹收舍利八斛四斗燎音了 同安 師名常察居九江鳳棲山之同
安院嗣九峯虔虔嗣石霜音會諸諸嗣道吾智智嗣藥山儼師於藥山為第五世僧問學人未曉時機請師指示師曰參差松竹凝煙薄重疊峯巒
月上遲 霧學 當作務學揚子務學不如務求師 遐憧 尺容切易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霰 蘇佃切雨雪雜

貌釋名曰星也雨雪相摶如星而散 歸宗章 師名弘章嗣法歸宗懷惲後繼住歸宗為第四世嘗有僧問混然覓不得時如
何師云是甚麼 誰何 猶如何借問也見西漢注 闇投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相眄見文
選 囊錐 見雲門壽頌 瞻顒 魚容切仰也爾雅云顒顒卬卬君之德也 日東 即日本國也唐書日
本古倭國也去京師萬四千里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國無城郭聯木為柵落以草茨屋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
國而臣附之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圖法其俗推髻無冠帶跣以行幅巾蔽後貴者冒錦婦人衣純色裙長腰襦結髮于後元亨元年遣使賀
平高麗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秦徐福止此為蓬莱至今子孫皆曰秦氏 華夏 謂中華大夏
亟承 上去吏切數也 雞林 十洲記云雞羅國雞林府皆海外國名 華京 京大也中國之大無如京
師公羊傳曰京者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宸扆 上音辰下隱豈切戸牖之間謂之扆音天子所居 頳

紫 上丑貞切赤色謂朱紫也 蛸張 上音謂蛸張言其鋒銛不可觸也 盧山開先 開山圓智禪師諱紹宗姑蘇人得法於長慶稜結庵於虔州了山廿載國主李氏建開先道場命師主之主躬入山請宣法要僧問如何是開先境云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如何是境中人拾枯藁煮布水師後終於所棲遂塔焉 遺珦 上以醉切下音向 焰水 陽焰如水 言其幼也 矗直 上音畜長直貌 布袋和尚 居明州奉化縣未詳氏族自稱名契此時號長汀子五代初示滅於岳林寺東廊端坐石上說偈云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怡然而化本朝謚定應大師 薵盈 一馬 莊子萬物一馬注馬戲籌也 嗅 與齅同許救切鼻就臭也 薝蔔 此云黃色花其香甚盛花似此方梔子 無生忍 五門禪經云於一切衆生忍辱不瞋是名衆生忍得衆生忍者易得法忍得法忍者所謂諸法不生不滅畢竟空相能信受是法忍者是名無生忍 保大 即江南李景所立年號 獮猴 吾佛隨類化身獮猴鹿馬巨嶽巔山 雪

鬚 如占切頰須 須彌頂 孤此賛斷章脫孤字見古本 循省 循善察也 苦空 謂苦空無常四諦之法 花巾結 見雪竇瀑泉花巾 參同契 法眼作注似不相貫攝鎬觀上堂稱提頌符石頭之意今謹錄之云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熱即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上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為己者其唯聖人乎它家便道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有一片言語喚作參同契末上云竺土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只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為己者蓋為大地無一法可見它又囑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便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與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甚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

祖庭事苑六

